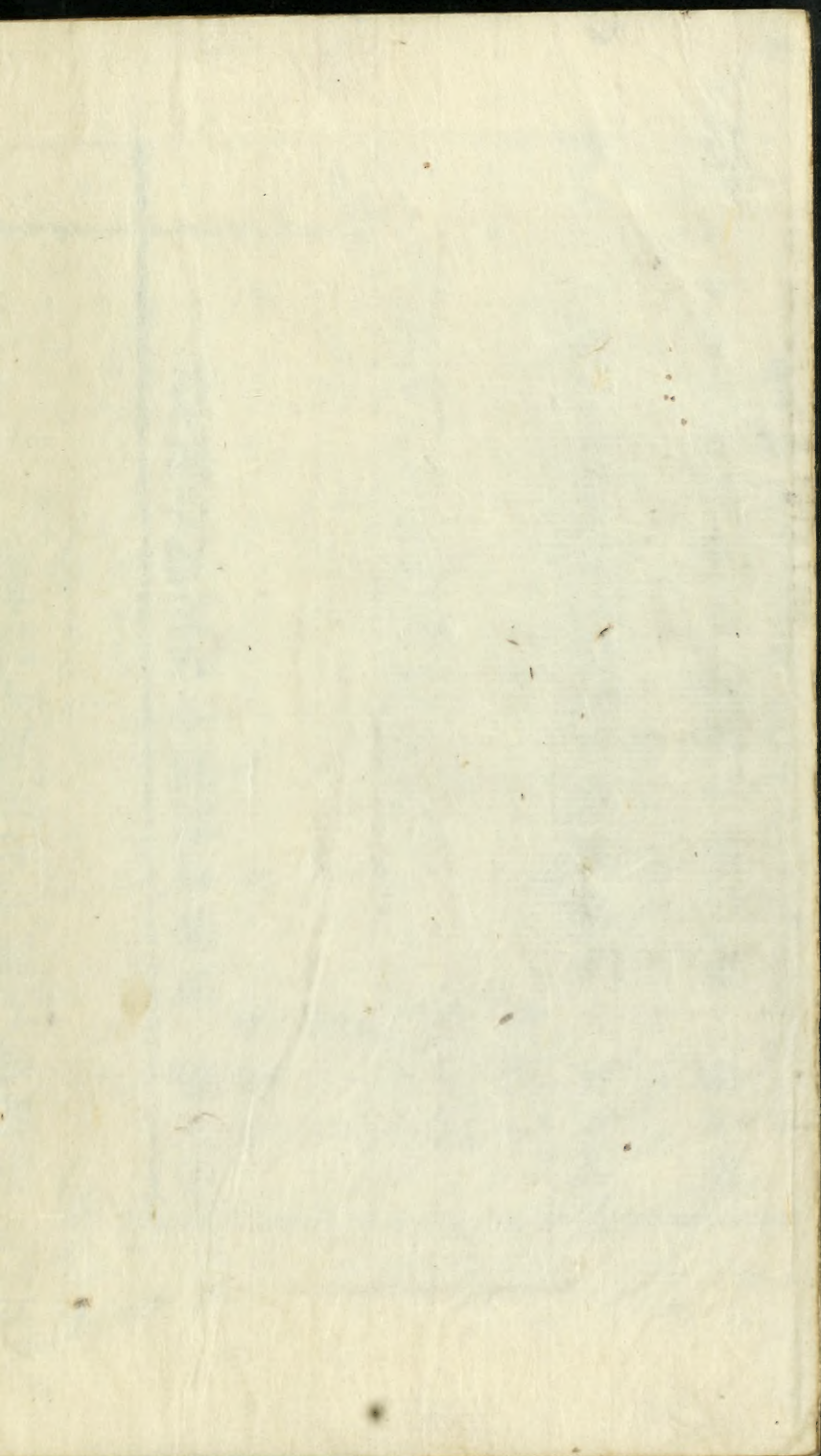


日本書紀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東國史略卷之五

高麗紀

忠烈王

諱謹後改明元宗長子母順敬太后金氏

○元年

宋孝恭帝德祐元年

至元十二年

大府卿朴禎上疏言我國男少女多而尊

卑止於一妻其無子者亦不敢畜妾異國人來娶

妻無定限臣恐人物皆將北流宜令臣僚許娶庶

妻隨品降殺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子

皆比適子得仕于朝怨曠以消戶口日增疏上宰

相有畏妻者寢其議

榆嘗言東方屬木木之生數三而成數八東方之男寡女

多理數然也

○元遣蠻子軍來分處海鹽白三州

一千四百

人

○王及公主幸洛山寺

自是屢幸寺院

○禁白衣

太史局言

東方木位色當尙青而白者金之色也國人自易服多褐以白紵之衣木制於金之象也請禁白色

故從之

○罷全羅道按察使安戩長興府副使辛佐

宣

鷹坊吳淑富怙勢肆暴戾等不禮淑嘗譖王罷之

○初作宣傳消息

舊制

凡命令徵求必下宣旨王卽位宣旨頻煩州郡疲於迎命李汾成建白令承宣奉王旨作書署名紙尾發下詔道按察守令謂之消

息於是消息旁午州縣苦之

○王問李汾成曰

聞郎將中將等以不得臨民之任爲憾今欲交差

何如對曰武人有吏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

文武寬猛相濟者無論東西使之臨民可也王納

之

自庚癸以來權臣柄國立文武交差之法始以武官補外及承宣朴恒掌銓注東班必外補然

有授朝官西班不補外至是武官請王左右復之

且故事政房員當除授晨入暮出于謁填門自恒

掌銓注始畱宿禁○王不豫欲下赦承宣洪子潘

以數赦不可請以口傳放囚史臣曰使犯法者得

乎後世權豪籍口傳釋法司○定朝官服章宰樞

罪囚未必非子藩落之也○以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持揮

使修戰艦以下黑帶○二年宋端宗景王及公

主獵于貓串自本故也○改宣旨曰王旨朕曰孤赦

曰宥奏曰呈先無此幸○知僉議府事致

仕張鑑卒鑑性溫恭正直善○置通文館令禁內

學館七品以下年未四十者習漢語時譯者多起

不以實懷茲濟私故叅  
文學事金坵獻議置之  
○叅文學事俞千遇卒

性聰敏多機辯為崔怡所器重八政房多受賂為  
史官不修史曰當時國事皆晉陽公所為吾蒙厚

恩何敢傳其  
○溟州吏金遷得母於遙陽以歸及母

弟德麟為蒙兵所虜遷時年十五傳聞母死服衰  
三年後十四年有習成者傳母書即欲贖來賣白

金入遼東得母於軍卒要左家德麟亦生在隣家  
遷贖母而還後德麟隨元使來亦以白金贖之

○僉議府言公主怯伶口及內僚廣占良田多受

賜牌不納租稅請收還賜牌不聽  
怯伶口華言私

置屬及僚故  
緣作弊  
○四年宋帝昺祥  
流侍中金方慶于

大青島  
先是韋得儒盧進義以私怨謀陷金方慶

及公主達魯花赤入獄江華以反王命柳敬與忻  
都天衢等雜問知誣妄經之洪茶丘挾憾本國

欲伺釁及聞方慶事奏于帝請中書省來鞠詔與王公主同問於是王與忻都茶丘復鞠方慶及其子忻茶丘以金索圍其首若將加釘又叱杖者擊其頭裏立終日時天極寒肌膚凍如潑墨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絕以復蘇者屢矣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背天逆親自取滅亡哉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於是只以藏甲為罪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遮道泣送人皆

○右司議大夫鄭興辭職歸羅州

李時

汾禧兄弟附茶丘醞釀金方慶之罪故與恥與同朝乞歸養母王慰諭遣之尋召還○令境內變元服時自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剝唯禁內學館不剝左承旨朴恒呼執事官諭之於

是學生皆剝○帝命金方慶父子韋得儒盧進義等從

王入朝對辨於是方慶父子得儒進義如元至姚家寨進義舌爛而死得儒至元亦死人以爲天誅

○叅文學事金坵卒

坵善屬文掌國文翰時上國徵詒殆無虛歲坵撰章表遇

事措辭皆中於理元學士王鶚每見其表必稱美之以不見其面爲恨性惻惻無華寡言語至國論避諡文貞無所

○新置必闇赤以朴恆金周鼎等爲

之又以內僚鄭承伍爲申聞色

舊制凡國家事宰樞會議令承宣稟

旨而行周鼎建議曰宰樞既衆無適謀政宜別置必闇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可皆令啓事當更擇

人爲申聞色而罷其餘恒等○五年用樂祀新殿

常會禁中叅決機務號別廳○五年用樂祀新殿

子謂之不智况用樂以祀瓦鷺乎○日本倭

人殺元使初帝遣使日本王令舌人郎將徐贊及植工上左等三十人導行倭人皆殺之

王遣郎將池瑄如元奏之○火星食月○六年監

察侍丞崔有滄以論時務直言忤旨流大青島承

旨趙仁規言於王曰有滄勵節奉上不可輕棄固  
請再三王怒稍解召還○監察侍史沈湯等狀諫  
王遊田馳馬之失以及忽赤鷹坊爭設內宴窮奢  
極侈之弊且舉將軍尹秀侍宴內殿登床起舞犯  
禮不恭之罪禪師祖英淫穢無行出入臥內之事  
皆直斥不諱王大怒命鞠于崇文館究問首議之  
人關木索置瓦股間令人迭踏其上血迸流之湯  
不終言遂囚巡馬所白文節潘阜郭預閔漬乘間  
乞賜寬貸乃釋之

湯嘗謂無他以振綱自任初爲  
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錦城

大王降我爲神堂巫矣吾將往  
丘行所過州縣皆公服郊迎至  
公州湯不待巫怒

傳神語曰我必禍湯退寓日新驛謁使  
人覬之巫與允丘宿遂捕鞠之俱服  
○王以詩

賦親試文臣取趙簡等九人賜黃牌籍內侍  
王留意詩

文親試文臣中者謂殿試門生待遇異常只試當年登第者僧祖英請不限登第久近並赴將其姪

子立等試葉達王請拆糊封定科目以子宜為首王召朴恒郭預等改考及榜出簡居首皆非祖英

定所  
○七年王與忻都茶丘議征日本事王南面忻

都等東面  
事元以來王與使者東西相對  
議畢忻

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復以舟師至日

本大明浦周鼎先與倭交鋒諸軍皆下與戰郎將

康彥等死之向一歧島船軍及梢工遭風多失所

之方慶等又與倭力戰斬首三百餘級日本兵突

進官軍潰茶丘僅免軍中大疫死于兵疫者三千

餘人忻都等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文虎將南

軍由南海期會忻都等于日本議迴軍旣而文虎以戰艦三千五

百艘蠻軍十餘萬至適值大風蠻軍皆溺死屍隨

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文虎忻都等遂北

還元軍不返者十萬有幾我軍不返者亦七千餘

人元乃罷征東行省○贊成事朴恆卒但春州人初蒙古陷

州恆自京住視失父母所之積屍中得肖貌者制收瘞凡三百餘人恆能文章長於吏才寬厚善接

人但臨事自用不恤人言○王與公主幸慶尙道

南州按廉閔萱苟容自銜專擅啓事以媚於王人

謂內按廉○元置鎮邊萬戶府於金州等處以印

侯為昭勇大將軍鎮邊萬戶賜虎符○以昇平

府順天府使崔碩為秘書郎昇平舊俗每邑守遞還

人例持馬請擇碩笑曰馬能至京足矣何擇焉至

家以馬歸之吏不受碩曰吾守汝州吾有牝馬生

駒今帶以來是我之食也汝之不受豈非知我之

貪而以我為貌辭耶並其駒與之自是其弊遂絕

州人頌德立石號入馬碑○作大屋于禁苑使張恭李平養鷹

王日必再至二人殺城中鷄狗無筭○八年太司

成白文節卒文節文詞富瞻為一時所推不以才

幹及腹心尾行固要勿言廢立事王使文節撰表

言以病辭位文節閣筆泣諫王感悟奏以實文節

常若懶拙及是○尹秀朴義李貞元卿等勸王遊

人知其有志節

獵世子年九歲忽泣下曰今茲百姓困窮又當東  
作時父王何爲遠獵顧謂義曰每以鷹犬愆恩吾  
君者此老狗也義慙靦而退○九年元欲復征日  
本本國人庾闕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  
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勿遣蒙古軍又令高  
麗備兵糧二十萬石帝許之禿魯花金忻謂闕曰  
汝非黔弼資諒之孫耶而欲壞國家如此王又用  
尹秀之言將令儒士充軍右承旨鄭可臣曰先王  
用人文武隨其材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國之  
法儒戶不與軍事今殿下欲使褻博之徒被堅執

銳遠從征伐恐虧聖德王然之○王謂宰樞曰國

小民貧旱魃爲虐欲罷鷹坊印侯曰鷹坊請於帝

而置之豈宜罷○十年典法判書金堉卒時貞和院更有

寵於三認民爲蘇民訴于典法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惛與同僚知其冤不能違旨唯抱郎李行儉

死執不可會疾作在告惛等遂斷爲隸有人夢利

死自天而下亂斫一司之吏明日惛發背疽而死

其後同僚相繼而○十一年東寧府千戶崔垣來

享王史臣曰垣背本國附胡元割國之半而據之

邪安知陰懷睥睨之心而陽爲此區區之禮也哉

王何不察待仇譬如腹心甘受其享而不之疑乎

○同知貢舉左承旨崔守璜事佛甚篤當宴賀客

略具酒饌不肉而素王旨別監林貞杞遺白粲一

舟守璜曰吾於王賜尚不受况民膏乎拒不納貞  
杞慚怒卽以米舟賂權貴代守璜爲承旨○十二  
年王欲以叅官授一內官左承旨安戩執不可王  
強之對曰題品銓注豈臣所堪乞擇賢者代之言  
甚切王怒起入內戩隨之啓曰臣明當見代其內  
豎叅官之命乞畱之以須後日王已逾閭顧而厲  
聲曰可左右皆懼戩退徐曰殿下許臣矣遂削去  
擬牒人皆嘆服○知密直司事郭預如元卒于道  
年五十五爲人平漢勁直謙遜樂易雖至貴顯如  
布衣時等屬文書法度勁成一家庭  
世效之翁然一變其在翰苑每雨中號足持傘  
獨至龍化池賞蓮後人高其風致多誦其事○

十三年罷僉議府事金周鼎

王安率臣周鼎稱

深遠妻自經父不能食其子公主不悅周鼎退支願而睡公主使人責

王

故事掌試者安貴客三日近年先試享三

全羅道王旨別監權宜以銀四十斤虎皮二十領

獻世子世子曰此物皆剝民斂怨非吾所欲遣人

悉還其主○知僉議府使朱悅卒諡文節

悅統城縣人嘗

任羅南二州升天長興二府皆有聲績及按忠清

則必首舉性剛直嚴重不與世俯仰疾惡如讎必

厲聲大罵嘗以事至相府聽事相語坐而不伏為

按廉時內寺崔仲卿奉使來以美服誇人悅水微

衣伸脚而坐捫蝨而談傍若無人仲卿慙赧而退

悅有豁達寬厚之量不營家產雖為達官自奉如  
寒士文章富贍筆法亦奇悅貌醜鼻如爛橋公主  
安羣臣悅起而為壽公主驚曰何遠令老醜鬼近  
前耶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敬重舉  
飲而

○十四年禁慶尚道勸農使獻細麻布

先見蔡謨

為勸農使多欽細麻布獻于王又路左右權貴及  
李德孫代之稍增其數至是薛永仁又倍其尺數  
布極細民甚苦之

○知都僉議司事廉承益免

洪時

子藩為首相趙仁規為亞相承益次之承益行幸  
兩宮常居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  
承益曰國人謂洪公真宰相謂我為老譯謂公矣  
老規我等不預真宰相之目唯當勤朝衙夕直耳  
承益即曰辭免蓋仁規以

○世子以各道勸農使

聚斂為事傷民害財白王罷之以按廉使兼其任  
世子嘗踞內俺元奕膝上奕謂世子曰人主不宜

聰察殿下聰明大過宜小寬容世子作色曰汝輩

使我癡暗持弄掌上如軟餅乎奕懼世子時年十四○賜

尹佐宣等及第宰相蔡仁規子禍名居同進士頭

王爲禍嫌之國制科舉之目乙科人三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世以同進士頭宣

不達人皆惡問於李混加丙科八人置禍其末○

林貞杞死貞杞雖以科第進然味於文學嘗掌監試不能命題人笑之爲王旨別監務聚

叙如楷貴驟遷擢至是暴死時有宰相洪休女寡爲尼性喜言人短公主欲問民間事令出入臥內

公主聞貞杞死有懷愴色尼在側謂曰貞杞之死不足怪也以血成身其死宜速謂割民血以立其身也

勃然變色○王及公主選良家美女將獻于帝樞

密院副使洪文系女亦在選中圖免未得文系遂

剪其女髮公主聞之大怒囚文系痛加酷刑籍其  
家又囚其女問剪髮之故女曰我自剪之父實不  
知公主使人以鐵鞭亂捶身無完肌終不伏時宰  
和及致仕金方慶等詣殿門營救不聽流文系後  
數日洪子藩更力請命還家產然疾之甚卒以女  
賜蒙古阿古大○十五年康熙死王問左右曰莫  
是燃頭臂以救王疾者歟世子曰人臣事上之道  
在忠勤盡節燃頭燃臂乃浮屠之事非君子之所  
爲而媚上敢行非禮雖死何惜聞者嘆服○李珣  
暴死

珣好勇善騎射養鷹遊獵爲事生捕鳥雀去其毛口嚼以飼鷹隼或割生鷄置其半而飼

皆日之好獵 ○僉議中贊致仕柳璣卒諡文正

化縣人公權之孫三別抄之亂璣在江華關門被執不汚賊脫走徒步見王于松京璣有藻鑑論文

禮先體製後工抽累典 ○十六年元詔罷東寧府

復歸我西北諸城王拜其摠管韓慎桂文庇為大

將軍玄元烈為大僕尹羅公彥李翰為將軍復置

西北諸城守令以將軍鄭復均為西京畱守 ○前

知僉議府事金周鼎卒

兵大至國家驚擾周鼎備敵撫民威惠並著一

稱之其罷達魯花赤王京留戍軍合浦鎮守軍屯

之役颶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拯溺所活甚眾然為防都監使 ○世子如元謁帝引見便

殿問爾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閱漬從行來  
衛宿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語帝大悅試喚可臣  
來世子引與俱入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序理  
亂之迹風俗之宜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議征交  
趾又召與同議二人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  
士漬直學士後一人帝召見世子于紫壇殿御案  
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可尺有五寸內可  
受酒數斗乃摩訶鉢國所獻駱馳鳥卵也命世子  
觀之仍使可臣賦詩以進

詩曰有卵大如雞中藏不老春願降千歲壽

及海東人

十九年元叛賊乃顏餘黨哈丹兵前數年

來陷和州登州殺人爲糧得婦女聚麀而脯之始遣萬戶印侯禦之王避兵王都丹兵又踰鐵嶺闌

入交州道

交州卽今淮陽府

陷楊根攻原州雉嶽城鄉貢

進士元冲甲以數十人奮擊却之於是州兵稍集

遂與合擊聲振山嶽斬賊帥都刺闡等六十八人

射殺者幾半賊鋒挫銳諸城亦堅守始有輕賊之

心於是元遣將軍薛闡于那蠻充等來助討之與

我軍合擊丹兵于燕歧正左山下大敗之伏屍三

十餘里賊精騎千餘渡河而遁金忻韓希愈與元

軍復與賊騎戰又大敗之

是軍賊有一勇士射我軍每發輒倒韓希愈持

搶馳馬突入賊陣人馬辟易扼勇士而出斬之揭其首于搶示之賊皆褫氣大軍合擊敗之哈丹父

子潰圍○僉議中贊許珙卒諡文敬性珙孔巖縣人

生產雖至遠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薦處之怡然

居憤口其少也常率一僕掩骼埋骸殆無虛日

見棄屍自負瘞之當月夜彈琴憐有處女踰○十

八年金延壽還自元報世子還期且以世子言白

王曰聞歲歉民飢車駕所至供億不貲願上毋出

迎境上况父不可爲子屈也王怒曰世子言不當

如是史臣曰世子之失言於王王之加怒於世子

知有後日父子相殘之變矣○王以監察御史金有成爲宣諭

使直文翰署郭麟爲書狀官護送入元日本人還

其國仍致書招諭

帝有詔故也

時書狀闕人人皆以計

避麟獨曰事不辭亂臣子之義宰相喜遂充書狀

婦翁崔謁欲圖免麟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事不猶

愈於死妻子手乎乃行

日本當憾東征皆拘留不還二人存歿世不得聞

○十九年元洪波豆兒

福源孫

來管造船

復征日本也

望

王宮下馬禮遇宰相甚恭○二十年王在元世祖

皇帝崩奠薦之禮哀慕之誠皆致其極見新天子

請歸耽羅

會屬蒙古

帝從之

耽羅雖還我國然貢馬不絕

○罷造戰

艦

帝崩洪君祥白丞相完顏澤罷東征

○二十一年

元成宗元年

以洪

子藩爲僉議令趙仁規爲僉議中贊鄭可臣爲僉

議侍郎贊成事金忻知僉議司事金之淑判三司

事安珣為密直司事李混同知司事洪君祥為益

城侯洪恭丘常怨本國君祥以為寧怨永寧公不敢負國為本國興利除害無不用力故論功

○世子署事于都僉議司世子南向中贊西向

及入朝于王士庶人擁馬上書訟冤馬不得前

史臣曰世子之於君父待膳間安之外皆非所預今忠烈除世子為都僉議使之署事忠宣以世子

奏請除臣僚又受冤民訴訟父子胥失之矣卒至忠烈謀次廢嫡忠宣資制君父交構相夷之禍已

形於○監察御史許有全被讒囚巡馬所將撻于

市無敢救者指諭高宗秀乃白王曰監察為王耳

目糾彈百官今以小人之讒撻于市人以上為何

如主再三譬解得免○二十二年王夜宴香閣見

壁上明皇夜宴圖爲左右曰寡人雖君小國遊宴

獨不及明皇自是夜以繼日奇技淫巧無所不至

○賜閔漬米百石

王嘗遣內僚高汝舟令漬米百石以饋汝舟以白酒清菰汝舟白

其漬貧故有此賜

○世子尙晉王甘麻刺之女寶塔實伶

公主○金元祥朴允材因王幸妓謫仙來製進大

平曲得拜官

皆梁州人

○二十三年

元大德元年

公主薨世

子自元奔喪殺闍人陶成器等四人又治巫蠱事

殺宮人無比

卽王之幸姬秦山郡人

國人震懾

史臣曰世子

輕視本國其奔母喪略無顏色之戚哭泣之家遣

收王之宦寺與寵姬斬之父子相猜於至竄逐爲

天下笑者豈非不知父斯為  
子君在斯為臣之禮而然乎  
○二十四年元遣

咸寧侯王維詔王傳位於世子封為逸壽王世子

諫即位○以慶尚全羅忠清地大事劇置按廉使

副按廉之有○王下書徵前司諫李承休時承休

使副始此○罷政房以翰林院主選法令學士及承

奚別業○僉議中贊鄭可臣卒諡文靖可臣性正直

掌銓選○端嚴諳練典故題品銓衡皆當物議一時辭合多

出其手及為家宰人想望太平至是暴卒或曰太

上王之遜位也可且表表有人言表責中諸有非太

上王意者若詰其由選表者豈得違責可臣○元

遣亭魯兀來趣國王公主入朝王餞于金郊酒酣

李魯元以帝命取國王印授逸壽王逸壽王幸壽寧宮受詔詔曰聞諫莅政以來頗涉專擅處決失宜衆心疑懼蓋以年少無所經練故然耳今使卿依前統理國政且召諫入侍闕庭使之明習于事諫入元帝使丞相召問扈從安珣曰汝王何不近公主耶珣對曰閨闈之間非外臣所知丞相以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體不復問○閹人黃石良黃綠用事譖左司諫秋適將囚巡馬所開內押者欲由徑行適不肯曰凡有罪者皆歸有司未有枷鎖王所者吾當行官道使國人知何必效婦兒掩面

委巷乎○王幸壽康宮倖臣吳祚金元祥內僚石  
天補天卿等選中外官妓官婢巫女有姿色善歌  
舞者籍置宮中於管絃坊大樂才人外別作一隊  
衣羅綺戴馬尾笠稱為男粧教以新聲各私名妓  
日夜歌舞無復君臣之禮其歌云三藏寺裏點燈  
去有社主今執吾手儻  
此言寺出寺外為上座今是汝語又云有蛇含  
龍尾因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兩心○

二十五年上洛公金方慶卒

方慶安東人新羅敬  
順王遠孫母有娠屢

夢於雲霞及生養於祖敏成家小有頃志必臥啼  
街衢中馬為之避性忠直信厚嚴毅寡言器宇寬  
弘不拘小節多識典故能斷事檢身勤儉不遺故  
舊雖致仕閒居憂國如家國有大議必咨之年八  
十九頭髮不白氣骨異常能寒暑無疾傷然○闊  
而逝時用事者惡方慶遂沮禮葬後詮忠烈

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王上表請止其表略曰我始

祖垂訓國家由是賤類其種有別若許從良必通仕

賤類然後乃得筮仕凡為賤類父若母一賤則賤

雖本主放許為良其所生子孫却還為賤又其本

主色祠亦屬同宗所以○二十七年併省内外官

其官名有同上國者悉改之又以芝黃代赭袍紅

傘代黃傘除蹈舞警蹕之禮皆從元○以金貂為

忠清道按廉使先是朱悅子即遠為慶尚按廉貢

人嚇以弓矢一聞其聲即徵銀瓶民甚苦之王欲

罷其職以貂代宰相曰貂曾為龍山別監侵漁百

姓又為安東判官坐賊流以貂代印遠猶以○僉

暴易暴王不聽印遠仍舊不罷貂出按忠清

議中贊致仕崔守璜卒能守璜性正直勤儉家貧不

學諭兼都兵馬錄事一日以公事歷進既又退  
其案有一相不冠與客坐守璜抱案而進既久  
曉其相屢使之前守璜若進而不進者久之  
其相乃悟起入冠而出其執禮不誦如此  
○二

十八年僉議中贊薛公儉卒公儉性廉謹  
品官有父母喪不禮六

焚否必素服往吊蔡洪嘗問疾入臥內視布被  
蕭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輩兩望公所

與黃鵠○二十九年洪子藩元冲甲等與諸宰相

率三軍圍王宮執吳祚送于元鄭曙曰退一奸臣

不過一武夫耳何至用兵不聽元杖流祚及石

天補于安西忠初祚以讒倖得幸離間王久于

聽而遂同行元使李學士者於餞亭唱一句曰白

更心蓋謂帖木兒不○王如元至西京帝不許入

朝乃還蓋欲入朝沮前王還國且請以前王公主

改嫁王姪瑞與侯璵也史臣曰忠宣公主之薨

用憐小膚離間之言不念幹蠱之重既沮忠宣還國欲以佳婦嫁與同姓之親網常天理於是大

毀矣○三十年僉議中贊成事伍允孚卒允孚世為太史局官

精於占候又善卜筮無不驗性切直寡言頗以國事為己憂每因災異推之於時政得失即入諫

不聽涕泣曰太祖期於必從嘗告判太祖真殿既食且拜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事非矣因嗚咽不自

勝其誠懇類如此嘗自圖○置國學瞻學錢

天安以獻日者傳法焉○置國學瞻學錢

安珣憂庫序大毀為學日衰議兩府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歸之養賢庫存

本取息永為教養之資王聞之亦出內庫錢數以助之珣又以餘貲附博士金文鼎赴燕書先聖及七十子之像又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請以李愔李璵為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橫經受業

者以數  
百計  
○三十一年達魯花赤忽憐卒  
忽憐疾篤

藥者忽憐曰汝三奸巨執命父子相國故帝遣我來監我若飲藥死其得无後言乎况死生有命良藥奚為竟不飲而卒  
○王召僧紹瓊于宮中與淑昌院妃受

菩薩戒韓希愈崔崇諫之不聽  
○三十二年僉議

中贊韓希愈卒  
希愈性朴素豁達善射御有膂力從金方慶討珍島耽羅日本皆有功

以家无蓄積屢丐貸於人當從王出田每射輒中王賜馬亦不畜輒以與人其平居治弓矢繕甲胃

若臨戰陣年雖老每月夜操晨槍且走且跳曰吾力尚可也  
○僉議中贊致仕

安珣卒諡文成  
珣興州人莊重安詳在相府能善斷同列但願承惟勤不敢爭當

以養育人材興復斯文為已任且有銓識初見金怡白元恒曰後必貴又李齊賢李異少俱有名召

命賦詩觀之曰齊賢必貴且壽異則不年矣以昔驗晚年嘗掛晦菴先生真以致景慕之意遂號晦

軒其文章亦清勁可觀及葬  
七館十二徒皆素服祭於路  
○慶興君洪子濟卒

於元子蕃僕射相議論持正有遠魁俊相偉材幹絕

朝謁丞相具言王推紹廢嫡之謀且欲奉二王東  
還未就而卒先喪母事父孝雖迫於官事不廢定

省性又好潔每更衣必盥手曰○王如元欲與前  
沐浴夜必具衣冠拜天諡忠正

王俱東還王惟紹宋邦英韓愼等讒構兩宮謀廢

適以瑞興侯璵尙前王公主爲嗣洪子藩崔有淦

等力主其非○三十三年元成宗崩前王與皇姪

愛育黎拔力入達太子及右丞相答刺罕等定策

迎立懷寧王海山爲帝奉太子旨捕王惟紹等囚

之遷王於慶壽寺初王同在王所任事者悉罷之

前王邸

即以從臣權漢功主選法除拜所親信者王拱手

行印而國政盡歸於前王乃誅瑞興候璵及王惟

紹朱邦英韓慎宋璘宋義崔涓籍其家以韓希愈

生時略無規諫竄其子儉于嘉州復吏役

希愈本嘉州吏

也○史臣曰主惟紹等離間父子之罪固所當誅

然豈無自而然耶忠宣流父王近臣殺父王嬖妾

又各樹黨援自相傾軋至於逼遷父子之變於斯

極矣忠宣不能改行自新移怒於父王左右而盡

誅之是可忍乎哉○直史館尹頤以前王命奉所選先代

實錄如元史臣曰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未聞有出之邦域之外者何忠宣之不

也○元遣王還國因署行省○三十四年王薨於

神孝寺遣教機務委付瀋陽王王嘗與金丘李松

縉等唱和有龍樓集

史臣曰忠敬之世內則權臣擅政外則強敵來侵禍變極矣

再朝京師數奏東方之樂召還官軍東民以安奈

不心遠生耽于遊敗廣置腐坊使惡小李貞輩

左右及其晚年過聽左右之諧王欲廢適而立姪

其在東宮雖曰明習典故讀書知大義果何用哉

○前王自元來詣殯殿入哭設奠壽寧宮受羣臣

朝賀禮未畢大雷電雨雹○王幸許琮家納故平

陽公眩妻許氏又幸金文衍家烝淑昌院妃妃文

也時獨監察糾正禹倬白衣持斧束膏上書敢諫

近臣展疏不敢讀倬厲聲曰卿爲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卿知其罪耶左右震慄王有慚色然

未幾封妃為淑妃○禁外從兄弟通婚高麗自國初宮闈不

避五服之婚國人效之

忠宣王

諱諤改璋字仲昂蒙古諱至智禮音○元

年

元至大

初立權鹽法

王欲備國用公私各處鹽盆盡命入宮佑價銀一斤

六十石銀一兩四石布一匹二石令用鹽者皆赴義鹽倉和買若私置鹽盆及私相貿易者嚴行

治罪又發民為鹽戶民甚苦之歲入諸道鹽價布四萬匹

○元太后幸五臺山

王扈從

時王在元

○上洛公金忻卒

忻方慶子性常達慈惠愛人尤恤親

戚之窮者

○王命致仕密直副使吳良遇選上昇王請

謚表仍令自今給以見官之俸表箋製撰一切委

之○二年王在元凡國事傳旨而已欲傳位世子

鑑為從臣所沮乃止未幾殺世子史臣曰忠宣自元朝信諂近

使左右前後問非憐壬小人侍從羈縻無非兇悍健兒朝夕膚慙王與上王父子之間諂隙已成安

知王與世子諂隙亦行必置之死地而後已耶○王表請元追王祖曰忠

敬考曰忠烈始改宗為王畏无威也○以贊成事柳清

臣為僉議政丞先是崔有滄年高故令五日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清臣理細務至

是遂以清臣代有滄○以式目都監掌邦國重事僉議政丞

判三司事三司即今戶曹掌錢穀密直使密直司密直掌兵務陞

二品與僉議府今僉議政府即同稱兩府又改諸司及

州郡號○以入元宦者李大順等十六人同日封

為君安平公主嘗獻本國闕寺數人於世祖頗得親寵至有奉制來東復其家官其族於是父

兄爭相宮其子弟又有強暴者小有恨怨報自割  
勢故不數十年刀鋸者甚多成宗皇帝以來闔人

用事至官大司徒者王在京師出  
入三宮與此輩親有故並封之 ○僉議中贊金

之淑卒之淑性廉潔剛正三別抄之亂陷賊 ○三  
不污及卒二女以家貧未嫁為尼

年權胆卒胆性耿介不苟合嘗有遁世之志父隲

強畱之為四州禮昇猛价副使皆以廉勤精明稱又為

東都畱守撤甲坊前此作一庫賦民綾羅貯之名

胆撤去之後為僉議贊成事然信浮屠斷葷肉自號夢

菴居士一夕遁入禪興社剃髮其子溥馳往大哭

胆曰汝復鬚髮我耶竟不聽至是卒 ○四年元仁宗

慶元齊安大君淑卒淑為人廉正諳練典故 ○密

直司使李思溫等以王久留元實由權漢功崔誠

之掌銓選利其贈賂勸王不歸乃請徽政使失烈

門名矯太后制下漢功等獄王怒白太后釋之流

思溫等于臨洮○僉議政丞李混卒混性寬厚與

巧房相推致一日相語以所失混謂諸日人謂君不

喜然乎沼久掌選性且不自尊璫乃謂混曰人謂君不

樂府于○憲府囚妖僧曉可示曉可當持蜜大

皆吾身所出人莫知其詐至有飲且藏者又得一

中入窟七日當化為法身遂燕薪烟焰四起乃自翦

遂服至是○五年元欲王歸國王請帝傳位于長

子江陵大君壽又以姪延安君暉為世子

暉即王異母兄

江陽公滋子也

王愛撫如子欲仍留朝廷不聽遂與王及公主

還稱上王

史正曰忠宣以姪暉為世子父子兄弟卒構猜嫌其禍至于數世而未弭貽謀

之不感如此吐蕃之竄非不幸

忠肅王

諱燾字宣孝忠宣王第二子母蒙古女也速真

○元年

元延祐

上

王自記其德十餘條密下式目都監令上箋陳賀

史臣曰忠宣以聰明強起之資用之於不善處身接物无一可稱乃欲求譽於上國自記其德密令巨下上箋陳賀其所記之德可乎轉輸燕京財殫力痛謂營先揚父惡謂之德可乎轉輸燕京財殫力痛謂之德可乎以為孝則失父子之親以克勤之德也重罪之子常在元朝不親國政則无克勤之德也重營二宮私占食邑則无克儉之德也叙佛點燈萬僧之會糜費鉅萬謂无一日之遊絲毫之費可乎

○元命上王留京師上王構萬卷堂于燕邸召李

齊賢充府中迎致文儒閣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

與之從遊以考究書史自娛時有鮮卑僧以帝師

功請天下立祠比孔子王曰孔子百王之師祀以

德不以功製字之功何可比哉聞者避之元朝科

舉之設王以姚燧之言白帝許之及李孟為札行

之王嘗問齊賢曰近來我國學者皆從釋子學章

句何耶對曰庚癸之亂文士逃竄窮山脫冠帶而

蒙伽梨以終餘年其文治稍復學者無所於學有

志之士皆從此輩學者 ○遣權漢功如元賀始行

科舉 ○二年改東堂為應舉試 ○三年上王奏請

傳藩王元嘗封王 位于世子嵩自稱太尉王帝授

為藩王 嵩開府儀同三司藩王令尚梁王女 ○潘氏殺其

夫上王赦之潘尚書永源之女其夫李綱為冀州牧使潘氏與衛身金南被逐逐之

○四年王微行幸妓萬年歡家○王畋于西海道

○僉議政承閔漬撰進本朝編年綱目上起國初

下訖高宗書凡四十二卷漢稍有文藝而心術不

子之議為非○設九齋朔試詩盛試廢已夕○五

年王及公主宴于延慶宮還途記姚安道所賦唐

玄宗打毬圖詩吟詠者久之言曰金殿千門白晝

九齡已老韓休死○罷州郡事審官事審官之誤

明日應无諫疏來○罷州郡事審官本為宗主人

民蠲免其品均平賦役表正風俗而廣占公田多

自悅未幾權豪復○置辨違都監大索豪勢所占

田民還其主中外大悅獨豪勢患之訴上王罷之

後王復置之

○以安震權適之後始登制科自檢閱擢

拜藝文應教○六年上王請于帝降御香南遊江

浙至寶陀山而還

時權漢功李齊賢等從行命記所歷山川勝景為行錄二卷

○以文成公安珣從祀文廟○七年上王知時事

將變欲避患

時仁宗皇帝

復請帝降香南江行至金山

寺

在潤州

帝遣使急召令騎士擁逼以北侍從臣僚

恐王不免皆奔竄或有仰藥者上王還大都帝託

以學佛經為名祝髮流于吐蕃朴仁幹等十八人

從

伯顯禿古思本國人也自宮為闈入元事仁宗皇帝薨邸佞險多不法上王深疾之白太后以

所奪土田臧獲悉還其主又以無禮杖之故仁宗  
崩後太后無懼讒訴不已禍機不測賴丞相拜住

營敕得免至吐蕃等獻書中書省請  
還帝命量移未幾帝見執晉王即位召還  
○改

朔試為舉子試○復置政房○八年元英宗至治元年下

權漢功蔡洪哲等于巡軍嶽漢功自廟寶籍其家

杖流遠島李填齊賢父出餞漢功曰天地雖廣大一

身藏處難瑱曰廁寶好漢功大慙漢功等扈從上

賂親戚故舊濫授朱紫王類懷不平及上王被流

王命吳潛金千寶等鞠之自西幸以後宦官左右

謀改上王之政放逐舊臣天虛日倉庫俱竭全英

甫弟僧山枳及吳佛奴等附伯顏伯顏古思蜂起煽

亂○王被詔入元內豎大謾軍朴仁平以姦巧得

吉時在帝側用事其妹適人已久安吉點其夫以

嫁仁平至是仁平先至濬王所與頗安吉相為唇

齒遂背王反以口家陰事訢潘王誘引清臣潘與  
之比趙璉趙延壽金元祥等陰附之時人曰仁平

人猶寓伯顏禿古思家帝聽潘王曷諧收印韋許史臣

蔡日忠宜王疾惡如讎而闖人伯顏禿古思以其  
蔡險見惡誣譖於英宗是帝竄王吐蕃在忠肅義

不共戴天也入其家至以其族免隸為天子正其心  
主之罪乃反寓其家至以其族免隸為天子正其心

○鷹揚軍上護軍元冲甲卒冲甲為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臨難

忘身後以擊走○蔡河中洪哲偕元使來詐傳帝

以潘王曷為國王又謂辨違都監官曰從汝惡王

奪我父田民斷與人耶史臣曰河中謀立潘王為

王以惑羣心尋復如元凡所以陷王者无所不至  
而至稱其王為惡王是不可出諸臣子之口矣

○九年密直副使裴廷芝卒廷芝當從印侯討哈丹于燕歧流矢貫輔

車裏瘡復戰得戲甚眾以功拜中郎將忠宣王設典農司有能者以廷芝幹其事以非罪在縲紲其

子天慶請以身代不聽遂父子俱寃及○僉議贊還閉門謝病日以琴瑟自娛口不言利○

成事趙璉卒時王在元璉權攝省事元使絡驛辛使衆逞暴璉善辭以對怒解及卒

國人皆泣然貳於藩王臣節未完○權漢功蔡洪哲李光逢等怨

王之杖流乃邀驪興君閔漬等欲請立藩王會百

官上書中書省執義尹宣佐曰臣而訴君狗彘不

爲唾之而去贊成事閔宗儒亦以爲非彥陽君金

倫不署名臺諫史翰皆不署名議郎趙湜賁書呈

中書省及翰林院並不受史臣曰漢功小人得罪於王因王蹉跌欲害王於

不測之地言囑邪謀天人之所共憤者也是故今日會議而天大雨雹明日會議而天又雷雨雹

天之震怒於上者可知矣今書之上也中書翰林皆不受其不為天下公論所容者亦可知矣漢功

之罪於是而通乎天地矣○十年上王自吐蕃還大都李齊賢

上書丞相拜住量移朶思麻之地及御史大夫鐵失殺英宗皇帝叔晉王即帝位召還大都

○元議立行省于本國尋罷之初吳潛柳清臣謀立藩王高會英宗

崩泰定帝登極清臣等未遂其謀上書請立行省罷國號比內地時元前通事舍人王觀及本國人

崔誠之李齊賢等都○十一年元泰定元年元勅王還

交上相書堂議還寢

國復賜印章○曹頤蔡河中等又令留元無賴子

弟二千餘人連名呈省訴王不已○僉議贊成事

致仕閔宗儒卒宗儒天資莊重風度秀朗明識典故優於吏幹不妄交遊篤於宗族

未嘗干謁退公便杜門謝客晚年○十二年化平喜絲竹廣植花木以聲妓自娛

府使李晟卒

晟弱冠登第官討境典若將終身年五十九封左思補棄官歸上王

燕邸間其名拜內書舍人累遷至成均祭酒所至學者如室人謂之五經笥

崔有滄

還自元是朝廷欲立省我國革世祿奴婢之法有

滄詣中書省力言請因舊制從之及還國人舉手

加額泣曰存我三韓者崔待中也

時有滄年八十六

○王

及公主至自元上王薨于元王煦等奉梓宮還百

官玄冠素服郊迎○延興君朴全之卒

子弟入元

與中原名士商確古今如指諸掌忠宣王之子以全之為傅性慈厚仁愛通紅史充術數密王之黨

誅王勇上書都堂也逼以署名全之曰狗奴敢污我耶遂遣其子瑛聞于王所及王復位拜瑛代

起全之視事以老固辭授全之視政丞致仕

○蠻人王三錫見寵於王

賣官鬻獄其妹夫張世奪人馬憲府捕擊治之三

錫以杖擊持平金開物擅釋世○以李齊賢為政

堂文學○十四年僉議中贊金怡卒諡匡定

人初名之璉改廷美忠宣賜今名嘗謂長時天時

哈丹入寇國家禁民出耕怡以為耕種有時天

兵制此小寇猶祝上南朝至邊郡不從賊果到燕

技而滅府獨大熟達近極之文忠烈在元初果忠

宜立瑞興侯璵二王之臣角立怡密取忠宣受封

詔冊磨帶腰間以他紙納空匣中居數日果為

奸人所竊尋小計垂成怡乃○王欲請元禪位于  
出所佩冊命驗之事遂寢  
藩王密以表授代言韓宗愈趣令印之宗愈不從  
固諫不得命乃退托以墜馬與李兆年謀諸宰相  
執奸臣斥之事竟不行○十五年柳清臣吳潛等

詣中書省誣訴王旨聾暗啞帝遣平章政事賈驢

來問王對辨如常禮容嚴肅言詞有序賈驢乃曰

向者之訴誣也前到淹畱使臣並督令還歸即去

王饋金銀綾羅苧布皆不受○胡僧指空設戒於

延福亭士女奔走以聽雞林司錄李光順亦受无

用肉禁甚嚴州人○定銀瓶價資贍司言銀瓶之

瓶折實布十匹貼瓶折布○十六年盜發馬韓祖

虎康王陵時賊捕繫典法司未幾逸政丞鄭方吉

固知發塚人多○柳清臣死于元清臣與吳潛從

金仲沆大慙

潘王誣王旨聾暗啞及王即位二人懼罪畱燕

九年而死清臣本高伊部曲人時有貓部人人仕

東國史各卷之三

朝曰亡之說俗稱曰高伊○黑開政事元使完者族黨在本

賢等掌銓注用賢等因此多自擅除及批下用事者塗抹竄定朱與墨至不可辨故時人謂之墨冊

○十七年元至順元年元策世子禎為國王遣七十堅

使臣名來取國王印使上惠尚關西王焦入女是為德寧

主○置知印房○王委機務於嬖臣裴佺朱柱日

與內豎為角力戲起居注李湛曰君舉不可不慎

左右書之王曰書者誰耶湛曰史臣之職也王曰

書我過失者書生也王本不好儒由是益惡之○光陽君崔誠

之卒誠之從忠宜在元定內亂立武宗常在左右多所贊襄又精於數學得授時曆法傳于東

方及焉黨疏列國家事將訴○檢校政丞金台鉉  
中書省屬驛却之不署名

卒諡文正

台鉉性廉直言動循禮畫不臥暑不袒

義裁決精敏通究歷代典故少時受業先進門先  
世奇受之屢引入內襲之其家有女新寡稍解  
一日忽授詩窓隙○始令舉子誦律詩四韻一百  
而桃之自此不待

首通小學五聲字韻乃許赴試

忠惠王

諱禎忠肅王長子  
母明德太后洪氏

○元年

元至順二年

大寧府

院君崔有滄卒

有滄平章滋之子性恬退不求名  
喜故久從仕宦十年不遷時論惜

之忠烈聞其名久及即位除監察雜  
端自是歷仕四朝為國元老諡忠憲忠肅王○後

元年

元至順三年

上王復位○二年

元順帝元年

李穀應

舉于元中制科第二甲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四年元罷求童女

時本國典儀副令李殷在元言  
於御史臺代作疏請罷帝納之

○六年元順帝至贊成事元忠卒忠性端怒雖不學善處事王之

見留于元侍從大臣皆○元勅本國人不得藏軍

器除官員存留馬匹外盡行拘刷百官皆不視事

征東省據世祖不改土風之詔奏于帝帝從之○

七年有黃守者世居平壤父母年俱七十餘有弟

妹五人同爨而食具甘旨先奉父母日三退而共

食二十餘年子孫服習無小怠贊成姜融親訪其

第具狀以聞○八年王薨遺命前王襲位史臣曰

肅惠世歷四代父子相夷至與之訟于天子之庭

貽笑天下後世孝為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前王私置寶興庫○前王淫其舅洪

無足觀者

戎繼室黃氏又蒸庶母壽妃權氏及慶華公主同若

威貴賤或有姿色則無問親○曹頤反舉兵圍王宮

兵敗伏誅頤與洪彬等聲言逐去前王羣小而陰

兵圍前王宮射王中臂未幾頤兵為前王先鋒所

敗頤被誅於下其黨巡事獄治之金倫獨悅首

隱無

忠惠王○後元年元至元順天君蔡洪哲卒為巧人

於文章技藝皆盡其能尤好釋教嘗棄官開居十

四年以浮屠禪旨琴書劑和為日用忠宣王素知

其名召用之遂至為相性貪婪喜營私多取民日

為者英會作紫霞洞新曲今樂府有譜○元執前

王囚于刑部使五府中書樞密何雜問之曹頤之

黨多利口金倫折以片言辭語簡直五府官改容

目之時丞相伯顏蓄宿憾故使王與頤黨辨李兆

年慷慨發憤謂李齊賢曰吾欲面訴丞相前其意

可回然列戟守門莫叫其閤幸其出田城南吾當

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吾子其把筆

書吾書夜起沐浴鷄鳴將行伯顏適敗未果然聞

者悚然脫脫奏帝釋王復位王還國以兆年為政

堂文學○元封本國女奇氏為第二皇后后幸州人

子放之女生皇太子愛猷識○檢校成均大司成

崔濯卒

濯為文章不資師友超然自將務於古拙

人三訓同異雖老師宿儒必詰而折之性充少許

服人致博乃克葬 ○二年元至正王聞權漢功

貳室康氏有姿色納之宮中

取康氏時先奸之事

覺王怒皆

○以李凌幹為政丞○星山君李兆年

見王步行彈崔於松岡指斥切諫且諫林信之事

商人打信以賣砂器為業王納其女有寵封為

主時稱砂器翁主信恃勢欺奇輪王以信以是

年亦王盛怒不納兆年歸第歎曰王年方強而肆

於欲吾既老矣而又無助不去必及於禍且數諫

遂還鄉終身不出

光年京山府吏長庚子短少

右以嚴已憚每入見王間履聲曰光年來多所立

事烈 ○成均祭酒禹倬卒倬人倬登科調寧海司

錄毀入鈴祠肅有文神詞名入鈴碎其神而沉于

海淫祀遂絕後退老于福州之禮安縣忠肅王嘉

其忠義再召不起倬通經史尤深於易學卜筮無

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月餘叅

究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矣卒年八十一

四年罷習射場屬東西悲大院時僧嵩仙經王

人救藥勝衣食王問嵩仙長生訣對曰人 ○初改

職稅

六品以上有百五十四品以下百匹散職

甚先之時憂餉道有一散戶同正貧苦盡其家產

充其額其女斷髮貿布以爲父及女經死初變

人審夫金承命往江陵道索人參夢貴不多行信

罪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見有職者退居鄉里初氏

頗哀故爲從其王稅莊諸州郡以符上命非獨江

陵五道皆然王約言代言閔渙勸之於是公遣徵

之東界存撫使崔昌義力言其弊罷之未幾復之

○詔理及任尹宣佐卒

宣佐生而穎異七歲能屬

重然諸開居常若對

文未嘗戲誌歌舞慎交遊

賓唯以紅史自娛

○元遣乃住朶赤等詐索鞍

轡且頒赦詔高龍普勸王出迎王率百官郊迎聽

詔征東省乃住等蹴王縛之使者皆拔劍執侍從

羣小百官皆走匿金永煦等中槩亦有被殺者辛

齋伏兵禦外以助之乃住等即掖王載一馬馳去  
王悶甚索酒有一嫗獻之王至肅州索衾于州守  
安鈞鈞不獻訴于朶赤朶赤曰汝王怕寒索衾汝  
不與於人臣之義何乃以鐵尺擊之垂死

史巨元松壽曰

王雖凶虐乃其主也龍普小人既不足計幸齋儒者何至此耶○彥陽君金倫家

居聞王被執乃以陳乞朝廷之意言於蔡河中會  
議宰相國老子昊天寺醴泉君權漢功曰今王無  
道天子誅之何得而救乎諸相皆以爲不可救倫  
厲聲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當盡其恩義耳其父  
被罪爲其子者忍不救乎今之呈省雖不得蒙俞

然救其主而得罪吾未聞也金永暉亦曰君辱臣

死宜矣一座皆然之遂決議上書令金海君李齊

賢草其書

後宰相等會百官國老于旻天寺欲署名國老多不至事竟未就

元

以檻車流王于揭陽縣無一人從行

揭陽在南萬里

餘

○五年上未至配所薨于岳陽縣

或云遇鵠或云食楠而殂

初宮中及道路歌曰阿也麻古之那從今去幾時來至時人解之曰岳陽亡故之難今日去何時還

王性豪俠好騎射

上在元太保伯顏稱之曰撥皮撥皮者豪俠之稱

喜營

財利荒淫無度羣小得志忠直見斥一有直言輒

見誅戮內則見責於父王上則得罪於天子雖有

李兆年切諫韓宗愈之忠直亦不能容卒至於禍

史臣曰烈宣肅惠相繼尚主憑仗甥舅之親有元  
日多在國日少自置東省政教號令皆出於元羣  
不逞之徒因緣盤結往往復萌讎子訴其父臣訴其  
君子立則父廢父立則子廢國新君者以舊主可  
本國者喜生事無復有君臣父子之分夷其利  
忠烈忠甫之驕淫荒怠莫能相與忠宣忠惠之淫  
陽之寵皆自及也○元子昕在元年

甫八歲天性聰慧帝命襲位王下教國內臣僚一

革弊政以韓宗愈為左政丞李齊賢判三司事金

倫朴忠佐忠佐性溫厚儉約雖為宰相居室為贊

成事○王欲觀李杜詩韓宗愈曰抽黃對白無補

於政托以無竟不進史臣曰宗愈歷事四朝當烈

精忠大節有大過人者今輔○罷內乘鷹坊其所  
幼主亦得大臣體其賢矣哉

隸土田奴婢各還本處○置書筵官分爲四番更  
 日侍讀直提學李仁復貌嚴辭氣簡重每進講王  
 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竦然安震言於王曰臣  
 等備員兩府不可竟日侍講宜擇端士以備顧問  
 春秋修撰元松壽藝文檢閱許湜其人也判三司  
 李齊賢又言之王從之○改定科舉法初場試六經義四書  
疑中場古賦○僉議叅理羅益禧卒益禧性耿介恭節義與  
終場策問人爭其母分財別遺藏殺爵曰以一男居五女間  
烏忍苟得其贏以累鴈鳩之仁母義而許人思  
好立新法多所封駁以錚城君開居每念生民  
戚人材用捨負手蹙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至是  
復入政府未○罷政房歸之典理軍簿○京畿祿  
幾辛途良節

科田為權貴所奪者悉還其主

忠穆王

諱昕忠惠長子母德寧公主

○元年

元順帝至正五年

復置政

房○左司議評理鄭誦卒于元

誦好學喜屬文忠惠朝為左司議多

所封議執政惡之出守蔚州雖在謫中吟嘯自若慨然有勞宜上國之志遂如元

子會病卒

○藩王暈卒

○王煦罷

煦罷政房復科田故為貪姦所惡而罷時

人飲望

○二年王以閔漬所撰編年綱目多闕漏乃

命李齊賢安軸李穀安震李仁復等更撰進○三

年置整治都監以王煦金永暉及安軸金光輶為

判事以治豪勢奇皇后族親奇三萬奇柱等倚勢

肆虐恣行並下獄杖之三萬死于獄其妻訴于元

元遣使下整治官白文寶田祿生等十餘人于獄

杖之○叅理安子由攝事于太廟憫牛之死不殺

牲監察司請免其官王不聽史臣金仲鏞曰梁武

庭代犧牲卒致臺城之餓今子由奉君命祭太室

瘞不血薦其罪當誅王乃以姑息之仁不聽憲司

之請其享年○彥陽府院君金倫卒諡貞烈倫嘗

不永宜矣正都監官發奸摘伏如神鎮合浦卒乘精鍊馳

令嚴明喜觀書多諳典故人有問者嚮應無疑○

興寧君安軸卒諡文貞軸力學工文時忠肅王故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乃上書訟王無他軸處心公

正持家勤儉嘗曰吾平生无可稱四為士師凡民

之屈抑為奴者○四年王薨時辛裔田淑蒙等相

繼用事代言鄭思度依阿進用久在政房中外輻

湊時人曰裔曰辛王且母后盛年居中康允忠裴  
佺出入得幸秉政權作威福王煦金永暉奉帝命  
欲整理舊弊卒爲允忠輩所陷

忠定

譚氏  
忠貞  
王廟

○元年

九元  
年至  
正

元命忠惠

王子眡入朝仍令嗣王位○王命鐵城君李君佺

五

斷聽國務

○政丞王煦還自元道卒

忠  
爲  
子

即李  
**斷聽國務○政丞王煦還自元道卒**  
忠直愛國爲子

金敬直于島貶前密直李承老爲宣州句當前代

言尹澤爲光陽監務

初忠肅在燕邨澤上謁見器重因有托孤之語意在江陵

大君祺後忠肅寢疾復以燕歸所語語澤於  
祺素歸心遂與承老以民宣歸于祺乃獻書中書

省言本國兄弟叔姪相繼之故幼君不睦保釐  
狀王恨之及嗣位有是命敬直亦嘗毀王故及

○咸陽府院君朴忠佐卒忠佐性溫厚儉約雖為卿相居室衣服如布衣

時好讀易○罷整置都監○權漢功死○漢陽府

院君韓宗愈致仕時權公用事宗愈退居其鄉非有事未嘗至京師○二

年倭寇固城巨濟等處合浦萬戶崔禪等擊却之

倭寇始此後○二年贊成事李穀卒諡文孝韓穀

山吏早喪父事母孝性端嚴剛直與中朝○初命

文武兩選各分子吏兵曹三司使金光載白○元

以江陵大君祺為王祺忠惠王母遣使封倉庫收

國璽以歸前王遜于江華一年遇鵲薨

王勅遜時年韓修等

二人從行供膳不充往來又絕憂愁號泣及亦至都人莫不流涕王狂悖嘗與近侍相戲謔或有近

女色而行者便生妬心雖宰相至見撞擊往往以鐵推專人幾死○史臣曰史書遇鵲而不言鵲者

之召然既書前王遜于江華繼書遇鵲而德興君薨比事以觀恭愍不得辭篡弑之罪矣

塔思帖木兒奔于元

子德興乃忠宣元子嘗為僧者也

王命李齊賢

攝政丞權斷征東省事

措置得宜人賴以安

王及公主至自

元

公主乃衛王女即魯國公至

即位○祝忠惠王孳子釋器髮

置萬德寺

東國史略卷之六

高麗紀

恭愍王

諱顯舊諱祺蒙古諱伯顏帖木兒忠肅子忠惠弟

○元年

元至正十二年

全羅道萬戶柳濯持軍嚴整不擾州縣與士卒同其苦賜教書衣酒勞之○王辨髮監察大夫李衍宗諫之王悅解辨賜衍宗衣褥以寵之衍宗附趙日新拜是職後日新被劾恐禍及棄官歸田里史

日衍宗姦諛倭之九者也其諫王辨髮皆欺世盜名後趙日新恃功專恣衍宗為憲長向附不刻

若非日新事安知行○罷政房○宥裴佺又臣曰宗一生之真偽哉

熟當置於法佺用事於明陵以素政刑其得免竄殛幸矣而王於發政之初曲貸其罪何以懲○

李齊賢避日新之忌三上書辭職不許○李穡上書言時事曰正經界曰禦倭寇曰論文武曰崇學校曰抑異端○召僧普虛入內問法虛曰爲君之道在修明教化不必崇信佛法若不能理國家雖致勤於佛有何功德無己則但修太祖所置寺社慎勿新創又曰君王去邪用正則爲國不難矣虛後

改名寺懸封爲王師立府曰圓融置官屬出入內佛堂多占田園牧馬滿野擅除僧職僧徒競趨

○吉昌府院君權準卒忠肅與潘王相持羣不逞多附藩王準守義不變曹

頓之亂準閉門不出性純重寡言笑侮表秀偉皇之薨然可尊然倚勢占奪土田拓納賄賂以致鉅

富識者○趙日新作亂犯行宮殺宿衛臣僚日新與其

黨鄭天起崔和尚等十餘人募閭里惡少謀去奇

執轅毅之圖行宮殺崔直宿崔德林等四人劫王開

旋欲歸罪其黨以自免即斬崔和尚固請王幸十

字街捕斬張升亮等八九人下天起于獄斬其子

明道自加功臣號王密召李仁復決議執日新誅

之陰霾開霽於是以李齊賢為右政丞曹益清為

左政丞流金鑄于海島史臣曰易曰履霜堅冰至

一帝一少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趙日新嘗蓄無

君之心暴橫恣弄權自專不待行宮之變而知

其有叛亂也行宮之變宿衛將士皆被殺戮鑄獨

早馴致堅冰之禍豈不深可惜哉 ○二年李穡

擢元朝制科第二甲第二名勅授應奉翰林文字

承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三年元徵將

士討張士誠王以廉悌臣柳濯等四十餘人率軍

士二千餘人赴征元丞相脫欲討高郵張士誠以帝命召悌臣濯及鄭世雲

崔瑩李芳賢安祐等四十餘人爲前鋒賊將陷韃靼人在燕京者總二萬三千人

韃靼人知宛老長忌我國人專其功令曰今日暮矣明日乃取之麾軍以退其夜賊壘設

不克拔會有人譖脫脫帝脫脫于淮安自後南

我日盛我軍陷六合城又移防淮安路李權崔諫

等六人戰死崔瑩○五年日無光中有黑子者連

日奇轍權謙盧頊等謀反伏誅謙有奇皇后之勢

元聲勢相依知天下亂自念積惡斂怨恐一朝勢去難保將圖大道王先知之託以曲宴召轍謙頊

並誅之並誅流黨與○罷征東行中書省理問所停至正年

號復舊官制以洪彥博為門下侍郎尹桓守門下

侍中○命印璫姜仲卿崔瑩及柳仁雨貢天甫金

元鳳等討鴨江以西雙城以北初龍津人趙暉以雙城等地入元

自高易戊午歲北皆沒于元雙城人趙小生千戶卓都卿等

召趙暉叔父舉兵為拒守計仁雨乃以蠟書遺暉

暉誘小生謀主趙都赤都赤遂來附於是仁雨與

我桓祖城千戶攻破雙城收復和登登長預高

文宜州及宣德元興寧仁耀德靜邊等鎮諸城小

生等逃入伊飯嶺北立石之地仁雨貪財好色及都赤為千戶

而殺之北  
附之心遂沮

都堂令百司議幣諫官請廢銀

瓶

銀瓶重一百餘斤實重買銀市

用銀錢

其議略曰銀一兩其直八匹宜令鑄為錢

隨其兩數以進用多寡比之銀而鑄造易而用  
力小比之銅錢轉輸易而取利多並用五兩布則

便私

○六年王聽僧普愚識說命李齊賢相宅于

漢陽築宮闕致仕尹澤上言曰妙清惑仁廟幾至

覆國厥鑑不遠矧今四境有虞訓兵養士猶懼不

給興工勞衆恐傷本根○命寫無逸篇賜宰臣命

尹澤講澤因陳周公轉成之勞乃言曰願殿下法

成王能聽周公之訓嚴恭抑畏社稷之福王爲改

容澤嘗乞以大學衍義及崔承老上成宗書進講

又諫王信佛又勸節用上皆深納之○下蔡河中

于獄自殺

河中初流順天有僧達禪自河中流所訪全贊曰蔡相欲與公謀大事語泄繫

旬禪

巡軍逮捕河中拷掠累

○門下侍中致仕李凌

幹卒

忠宣王嘗以所幸二姬賜凌幹及白文舉凌幹置姬別室莫敢犯又從忠宣在元為盤纏

別監

同事者皆致富凌幹獨清苦自勵冬月破衫卑衿一私一錢及王竄吐蕃凌幹懷金潛附驛吏

獻王

及從臣賴以不乏忠宣薨奉樞東歸號呼跋涉勤苦備至

○政堂文學安

輔卒

輔性剛直廉絜不事生產及沒家無甌石之儲

○分遣諸道鹽鐵別

監諫官李穡田祿生李寶林鄭樞等上書諫之左

諫議南競獨以為便乃遣之○司天少監于必興

上書言玉龍記云我國始于白頭終于智異其勢

水根木幹之地以黑爲父母以青爲身若風俗順  
土則昌逆土則災風俗者君臣百姓衣服冠蓋樂  
調禮器什用是也今後文武百官黑衣青笠僧服  
黑巾大冠女服黑羅又於諸山栽松茂密凡器用  
鍤銅瓦器以順風土從之○復歸銓選于吏兵部  
○七年趙小生卓都卿逃據海陽○張士誠方國  
珍並遣使獻方物時國珍據台州○八年門下侍  
郎李承慶兆年之子言於王曰臣以李仁復爲奸人王  
曰何謂也曰仁復平生所學經濟之術何不一陳  
於王○東北面兵馬使鄭暉獻海青王曰今軍務

方興宜崇儉約安用珍禽放之○紅頭賊僞平章

毛居敬衆號四萬冰渡鴨綠江陷義州靜州並今入

義州殺守將朱永世金元鳳遂陷麟州今並入王以

侍中李嵩爲都元師慶千興爲副元帥金得培爲

都指揮使金希祖爲西海道都指揮使安祐爲安

州都萬戶李芳實爲上萬戶以禦之嵩不能軍賊

陷西京劫掠州郡遣李承慶代之○九年李芳實

遇賊於鐵化斬百餘級諸軍次生陽驛進攻西京

賊退屯龍岡咸從安祐等進軍咸從再戰斬二萬

級虜僞元帥黃志善賊退保觀山李芳實以精兵

一千騎追賊至延州江安祐金得培金於珍亦率  
精騎繼至是夜賊遁芳實蓐食追至古宣州斬數  
百級餘賊三百餘人一日一夜至義州渡鴨綠江  
而走遂班師王賜李承慶等功臣號斬黃志善○  
倭寇全羅道沃溝等處及楊廣道平澤等十餘縣  
至喬桐京城戒嚴以柳濯爲京畿兵馬都統使李  
春富東江都兵馬使我 桓祖爲西江兵馬使發  
丁坊里爲軍又令百官助戰諫官詣宮門拜辭叅  
政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王特免之國士  
博士等上言學官從軍古無其例廉悌臣李崱皆

曰爾雖不侍孔子孔子焉逃簽書金希祖爭之不

得○平章事李承慶卒承慶入仕元朝廉訪諸路以能斷決聞京城

大饑布一匹直米五升○以俛遜為高昌伯遜高昌國人王在元有舊

後避兵事家東來○十年政堂文學尹澤曰臣深荷毅陵

之知無報萬一乞命工寫睟容以賜臣於村莊日

夕瞻敬又曰近來饑饉荐至加以師旅民病極矣

前既構南京之闕今又營白嶽之宮民何以堪又

曰用人為政之本進賢退不肖又曰凡事得失上

意雖灼知其然委之大臣未即區處因仍之間其

害已成救之莫及澤雖致仕自以先朝顧托知無

不言王亦優容○以我 桓祖為東北面兵馬使

兼拜戶部尚書本國人入彼土者皆順命出外未幾

○上洛候金永煦卒永煦性嚴毅沉重親姻

給其孫士安士衡年已冠或勸求官永煦曰子弟

果賢耶國家自用之苟不賢耶雖求而得之其可

乎○紅頭賊偽平章潘誠沙劉冠先生朱元帥等

十餘萬眾渡鴨綠江寇朔州泥城以李芳實為西

北面都持揮使金得培為都兵馬使安祐為上元

帥擊之我軍敗績于安州賊又攻破岳嶺柵我軍

大潰安祐等奔還王知事急奉太后南幸崔瑩大

叫請守京城不聽次利川縣是日賊陷京城至福州即今安東

留駐以鄭世雲爲摠兵官拜中書平章事督諸軍討賊○十一年鄭世雲與都元帥安祐元帥金得培李芳實及我太祖大破紅賊復京城餘黨奔渡鴨綠江而走獲元帝玉璽二顆金寶一寶金銀銅印等物○金鏞矯旨令安祐等殺鄭世雲雲始寵人恐祐芳實得培等成大功爲王所重欲使祐等殺世雲因以爲弄而并盡殺之乃矯旨書使其姪金琳密諭祐等今圖世雲且曰世雲素忌卿等盍先圖之祐與芳實賁鏞書就得培議之得培曰昔穰苴擅誅莊賈衛青不殺蘇速古今明鑑不可不慎若不獲已執致闕下聽上區處堅韌不可祐等強之於是置酒○王自福州還至尙州邀致世雲令壯士擊殺之

安祐凱還詣行宮上謁金鏞密令門者槌其首詣

東國史略卷之六

顏色自若三指所佩囊

囊書即鏞給祐等令殺世雲書也

大呼曰

姑小緩願獻上前後就戮槌者更擊殺之鏞恐金

琳泄其謀先斬之遂白上曰祐等擅殺主將罪不

可赦乃稟宣旨分捕芳實得培並殺之觀者莫不

嗟悼

史臣曰生殺人主之不知者乎是必王之左右皆臣於宮門而君不知者乎是必王之左右皆

鏞心腹壅蔽耳目而然也又誣構得培芳實之罪而分捕殺之王之替焉何如是之甚耶昔宋督殺

孔父而及其君今鏞殺三元帥而旋有興王之變亂臣賊子之為惡古今一也高麗五百年間強寇

侵軼殆無寧歲賴有英雄豪傑文武勇智之才左右宣力能禦外侮而鎮國家者如徐熙之平丹寇

姜耶贊之制契丹尹瓘之却蒙古女真趙冲金就礪之定遼孽朴犀金慶孫之却蒙古金方慶之靖海寇

功在社稷而為時君所倚重也今紅賊之變焚蕩宮闕屠戮生靈元帥克復廓清之功又有大於向

之將相矣惜乎捷音絕而掩兵賊鏞所圖三

王何不察以死報功乎鄭文忠夢月為文以悼之

日使泰山之功轉為鋒刃之血蓋未嘗不痛恨於

云恭愍○陞福州牧為安東大都護府安城縣為郡

降水原府為郡王之駐福也福人盡心供餽士卒

楊廣也水原最先下州都莫不挫其鋒安城獨以

小邑設計殲賊賊不敢南下故割水原四部曲以

之隸○趙小生誘引納哈出時元亂納哈出據有瀋

入寇三撒等地北三撒即以我太祖為東北面兵馬

使以禦之○太祖遇於德山洞擊走之又戰於韃

靼洞大敗之是戰納哈出妻謂其夫曰公周行天

亦曰斯人也納哈出敗歸後遣人獻馬于王且及

天下無雙

東國史各

卷之六

太祖蓋心服之也○置祿轉色

自攝遷來祿轉出納不任舍官別立

一所謂之米豆名曰无端米民甚苦之

○冬十月地震監察

大夫金續命等上書論臣道淆亂以致地震王召

臺諫詰之臺諫面爭益切王怒甚柳淑進曰既求

直言而怒言者可乎王怒小解○濟州請隸于元

元以副樞文阿但不花為耽羅萬戶○十二年二

月王發清州地震及駐駕都城南興王寺金鏞反

遣其黨犯行宮宦者安都赤右政丞洪彥博死之

是夜賊金守等五十餘人突至興王寺斬門者直入詐稱奉帝旨宿衛奔散宦者李剛達真王走諺

大妃密室蒙毯而匿盜入王寢殿安都赤貌類王欲以代王遂臥於寢內賊認為王而殺之至右政

丞洪彥博所舍曰出迎帝命彥博正衣冠出見曰爾乃賊也何稱命旨賊殺之又分遣其黨殺留都宰相會左政丞柳權因朔初祝釐在妙蓮寺同變將集兵討賊以聞道至巡軍鏞獨不赴妙蓮先至巡軍陽言討賊令忠宰先詣行在與其門客遂輟準之元相目凡賊被執來者不訊輒殺咸曰

鏞于鷄林府

自密叛福四于此

傳首京城籍其家流斬其

黨三十餘人王尙未忘鏞爲之泣下○遣贊成事

李公遂如元進陳情表初諸奇敗皇后挾憾會崔

濡在元諂事丞相陳思監及本國宦者朴不花又

以金鏞爲內應因說后謀搆王廢之而立德興君

忠宣擊子爲僧時在元

公遂奇后外從兄也至是入元奇后

厚待公遂歷言王實無罪只以諸奇盛滿不知足

所致耳后怒猶未已令公遂奉德興君東歸公遂  
托疾請留崔濡亦囑德興遂率公遂東歸公遂聞  
之謂書狀官林樸曰吾豈無父母又無後位已極  
矣豈復有顧籍意耶當祝髮入山不從彼也二人  
入奏帝不允太子奇后以帝命召公遂上廣寒殿  
指殿額及金玉柱普在萬問之公遂皆對以諷語  
太子以公遂言奏帝曰朕固知此老賢汝外家唯  
此一人耳○三司右使金光載卒諡文簡鐵台子

甚見委任及王即位社門不出其母盡孝母沒靈  
墓終制一時祭第不止王命旌表所居曰靈昌  
孝子里家居不治生○廉悌臣罷以柳濯為右政  
產左右琴書湛如也

承遙授李公遂爲左政丞紅藏之龍梯巨獸妻孥財賄車馬甚盛棄母而

去母沒不欽而葬會以金鑄如好龍相○元以德興君爲國王遣使

收王印章王不必令百官陳兵衛以迎之使還百

官耆老上書中書省請執送德興君及崔濡○十

三年崔濡奉德興君以元兵一萬渡鴨綠江圍義

州弓庫門安遇慶七戰却之濡入據宣州侯騎至

定州遇慶又擊敗之虜其將宋臣吉剌以徇軍遇

慶爲左翼我 太祖爲右翼崔瑩爲中軍大敗賊

兵于隨州之獺川奔還燕京者纔十七騎於是帝

遣翰林學士承旨奇田龍本國伊川縣人詔王復位執送

崔濡王誅之以李公遂領都僉議洪淳李子松金

庾等並除右職初德興之來國人在元者皆從○

十四年公主以難產薨葬正陵王手寫真日夜對

食悲泣三年不御肉膳○以妖僧遍照為師傳賜

號清閒居士咨訪國政封陳平侯照靈山縣王川

不知書王夢人拔劍刺已有僧救之得元會金元

命以照見其貌惟肖王大異之與語聰慧辯給王

素信佛又或夢屢召入內與之談空李承慶見

之曰亂國家者必此髡也鄭世雲以為妖僧欲殺

之王密令避之承慶世雲死髡而為頭陀復來見  
王始入內用事士大夫妻以為神僧聽法求福而  
來照訊  
私焉  
密直金蘭引照住其家以其二處女與之  
崔瑩責之照諧瑩出為鷄林尹照以其愛憎即諧

于王陞出百官或至誅流人皆趨赴○瑞興君柳  
淑初見遍照出入禁闥稍抑之及其進用中傷  
大臣虐焰可畏每被招不往照深銜之且惡忠直  
讒毀百端王稍信之乃召淑執手歎曰何其衰耗  
乃爾淑乞歸田里遂許之○任君輔雖因遍照復  
相內懷慚愧嘗白王曰崔瑩李龜壽皆興王功臣  
何罪貶黜且師傳本僧也雖國朝乏人豈可使賤  
僧爲政取笑天下王不聽君輔退謂人曰以累葉  
衣冠幸蒙上恩承乏政府使無職僧得肆其奸後  
世其謂我何金普亦屢言於王遍照讒普罷相欲

並斥君輔王以不可一時俱黜只罷普君輔自是  
不復預聞國事○王復以遍照爲領都僉議使司  
事封鷺城君始稱姓辛改名晄王請屈行以救世  
晄陽不應以堅王意曰恐王信讒王乃手書盟辭  
以誓之晄於是與議國政用事三旬罷逐親勲名  
望冢宰臺諫皆出其口始出禁中寓奇顯家以爲  
僧時素通顯後妻主中饋貪淫日甚貨賂輻湊百  
官詣門議事飲酒啗肉恣意聲色謁王則清淡齷  
菜果飲茗密直提學李達衷嘗於廣坐謂晄曰人  
謂公酒色過度晄不悅卽罷之○十五年前刑部

尚書鄭云敬卒奇云敬剛直善治民嘗以書狀如元

傲云敬正色曰今日之饑為舊主也中貴愕然曰

秀才教我矣後任全州有元使盧某呈橫所至凌

辱守令疾馳入州欲罪以不及郊迎云敬引禮不

屈卽日棄去父老呼哭盧亦愧服晉之不得其剛

此直類○王觀呼旗國俗四月八日為佛生日家家

為中街里求米布○左司議鄭樞右正言李存吾

上疏極論為其費謂之呼旗王大怒召樞等面責時晁與王並據

胡床存吾叱之曰老僧何得無禮如此晁惶駭不

覺下床王愈怒下樞等于巡軍獄命李春富李穡

鞠之必欲殺之春富問樞等曰誘爾上疏者誰歟

皆不服抗對激烈穡謂春富曰我太祖以來五百

年間未嘗殺一諫官今因令公殺諫官恐惡聲遠

播春富等然之得免死貶樞爲東萊縣令存吾爲

長沙監務自是眈之桀驁尤甚宰相臺諫皆附眈

而言路塞矣初王在仁日久宰相多不稱意嘗爲世臣大族親黨根連互相掩蔽草野

新進病情節行偏生懦而少剛黨比循情三者皆不足用也思欲得離世獨立之人以革其敝及見

眈以其出於賤微無所顧籍故○置田民推刷都

監以辛眈爲判事李仁任李春富爲叅佐如人松者有姿

色眈名而哀矜誘致其家○大起魯國公主影殿

○前政堂文學元松壽卒松壽叅銓注八年慎重名器不少私王敬重見

松壽三必起待之及眈用事以憂○侍中柳濯享

王王安兩妃在東辛曉在西曉戲王曰二妃年少

聖體不已勞乎

史臣曰龍樓雞障之嚴尊卑所以定位桂掖椒房之遠內外所以別

禁也而禁之於曉寵昵亦甚內外无禁當享德寧也與曉入見驚母后心其選二妃也與曉共觀

今濯之享也曉及王妃坐分東西使淫穢之財衰近宮闕雖戲侮不遜亦莫之恤是何心哉平居不

嚴宮闈內之別長義軌畔渙無涯之心則將何以禁其未然乎

○十六年有民

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

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水兄恠而問之答曰吾十

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

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

金於水時同舟者皆愚民故無有問其姓名邑里

云○以判開城府事李穡兼大司成增置生員又

選經術之士金九容鄭夢周朴尙衷朴宜中李崇

仁等皆兼學官初館生不過數十穡更定學式每

忘倦於是學者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畢論難

至東方只朱子集註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

周論理橫說豎說无非當理推為東方理學之祖

○以僧千禧為國師禪顯為王師二僧皆曉所善

立受百官朝服就班曉獨戎服立殿上顧謂

史官尹紹宗曰毋妄書國事吾將取觀之知

都僉議吳仁澤與前侍中慶千興等八九人密議  
曰辛曉邪佞陰狡好讒毀人斥逐勳舊殺戮無辜  
黨與日盛道說記有非僧非俗亂政亡國之語必

是此人宜白王早除之判書辛黃聞之以告眈眈  
入告于王捕繫仁澤等並杖流南裔○鷄林府院

君李齊賢卒諡文忠

齊賢項之子自幼提然如成人忠宣雷元構萬卷堂姚燧

閣復元明善趙孟頫等諸學士咸遊王門齊賢周旋其間學益進天資厚重加以文學發於議論措諸事業俱有可觀平生未嘗疾言遠色自號益齋人無貴賤皆稱益齋然不樂性理之學無定力常權行省陞陞下拜儀衛與王無異人護之○林樸好詭異又喜立名

嘗自言但知奉公未嘗于謁然每夜敝衣徒行出入眈家爲眈畫計蹤跡詭秘且譽眈盛德眈悅之  
譖罷劄子房知印成石璘以樸代之自是樸善伺  
候王意又揣眈好惡惟務迎合見遇日密

史臣曰樸名士

也當紅寇之捷運籌戎幕當德興之變誓死不從  
出使耽羅秋毫不犯屢奉策定科舉之法陳時政  
之弊當時物論孰不以樸為賢為能也哉使樸死  
於德興之變而不至於今日則一生終始千載之  
下孰得而  
知者哉  
○十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罷國子

監試○都僉議侍中柳濯與鄭思道上書極諫影

殿之役自任輪寺修營于馬陵主怒下濯等于巡軍欲殺之

命李穡製教諭眾穡請罪名而不奉教王大怒並

下穡于獄使李仁任鞫之穡曰今濯在獄穡為問

事官而敢盡言者欲王動心省悟也因泣下仁任

具以聞王感悟命釋濯等○玄風人郭儀每遇名

日往靈山奠眈父墳令直墳者具辭達眈眈驚喜

召之拜正言後除按廉使○辛曉殺柳淑初淑之退歸也

於餞時作詩末聯不是忠哀誠意薄大名之下久居難曉陰求淑罪有人謂曉誦此詩曉譖于王曰

淑以句賤比上范蠡自比罪莫大焉王乃命仗之除名籍沒曉遣人縊殺之初家人送龍腦又謂了

如走乃遂良馬淑曰君父天也天可逃乎死生有命亡將何之遂就死顏色如平時人皆為之流涕

其子實與厚皆流竄下曉誅王始知其然悼甚雪其冤諡文僖 ○金文鉉譖辛曉

弒其父達祥及其兄君鼎初文鉉夜入其兄君鼎安易見捕其父欲誅之

曉諂 ○遣禮儀判書張子溫聘于吳王王禮接甚

厚使六部御史臺宴慰至臺宴日張樂大夫謂子

溫曰憲司之會未嘗用樂今日之樂為使臣耳子

溫曰樂以和為主諸公既以和氣相接何必用樂

夫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

乎哉大夫曰尚書既知禮樂之本不必用樂乃止

吳王聞之加厚禮以送

史臣曰子溫市井之人也商以一言見重於他國以

盜一時之譽則其便於四方者選用士大夫有學問者遠乏可也

○用循資格○

十八年大明太祖高皇帝遣符寶郎僕斯賜王璽

書以諭之於是停元至正年號行洪武年號

七月始

王遣洪尚載如大明賀登極○王謁太后語及旱

甚太后曰王知天之所以旱歟奈何委政臣下多

設有功無罪之人大興土木致傷和氣耶因泣下

沾襟王有不豫色曰母后何彰子之過若是其甚

耶自是孝衰蓋因眈譖也○二十年前長沙務監

李存吾卒

存吾慶州人早孤力學慷慨有志節簡重寡言年十餘賦江漲詩云大野皆爲

沒孤山獨不降識者異之及疏逆眈貶黜退居公州之石灘眈勢益熾憂憤成疾疾革令左右扶起

曰眈尙熾乎曰然還臥曰眈亡吾乃亡返席未安而逝後王思其忠贈成均大司成其子來時年十

歲王手書諫臣存吾之子安國○辛眈謀反伏誅下政房授直長安國來小字

王歎曰益齊嘗言眈骨相似古兇人必貽後患先

見之明不可及已

眈初以僧行見信於王旣納金蘭女又蓄妾无算卿大夫旣妻貌

美者必招密私之凡在朝者希恩畏威爭獻臧獲寶器王猶以不受祿不近色不置田園信重之眈

恣行威福思雖必報世家大族誅殺殆盡出則侍中以下擁前後道路爲之填塞黨與滿朝人謂權

王王亦有不自安之意眈自知所爲惑王忌之遂謀不軌及王謁陵設伏道傍未成更謀刻日舉事

門客李執陰籍記之為匿名書投金續命  
第續命上聞王命分捕曉黨鞠之俱服

○以尹

桓為門下侍中韓方信為贊成事李穡為政堂文

學我太祖知門下府事王自以為文武得人王

每召穡及李仁復必命左右淨掃焚香待之後尹

桓罷以慶復與待之○召牟尼奴納太后宮

王請近臣曰子官至曉家幸侍婢生子母令驚動

善保護之子即牟尼奴也至是召納乃屬侍中

李仁任曰元子任吾无憂矣因言有美婦在曉第

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初林樸與上將軍李

美冲侍王目美冲曰汝知阿只事矣對曰臣知之

矣僕恠之及出以問美冲美冲曰上當鑄金錢授

臣往曉家賜阿只大善曉謂予曰上數幸吾

家非為我也美冲具以聞故上有是言至是樸謂

史官閱由諒李至曰上○以僧惠勤為王師○改

幸宮人生子今已七歲

官制

史臣曰太祖開國主三省六尚書九寺六衛  
略倣唐制成宗稱加增損內有省部臺院寺

司館局外有府州縣累代遵守不失忠烈忠宜  
服事胡元凡官爵之半擬上國者悉改之互相分

更官爵大素恭愍嗣位二十年之間改官制者  
而或從舊制或用新制遂不勝其繁矣蓋高麗立

法之始宰相統六部六部統寺監倉庫省不  
樞不過七繁簡得中宰相之職舉而庶司百僚各

供其職及其敝也省宰增至七八事元以來事多  
倉卒僉議密直每於都評議使司會議而商議之

名又起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於是六部徒為虛  
設百司渙散无統而政事不復修舉國隨以亡鳴

呼悲

○置子弟衛選年少貌美者屬焉以代言金

興慶摠之

洪倫韓安權璿洪寬盧瑄等在選中以  
至穢得幸王慮無嗣使倫安輩強辱諸

生其生男以爲己子定惠慎三妃死拒不從王  
注不喜色又不能御故公主生時御幸甚稀及薨

雖納諸妃置諸別宮不敢近日夜悲思公主這穴  
心疾膏納年少內婢于房中召倫輩觀之王旁穴

聖觀之天心欲動引○倭船二十七艘入楊州

雷三日諸將領兵出戰大敗王以各司成眾愛馬

及五部坊里人分隸五軍親率出昇平遂次龍泉

寺以閱兵先是倭寇時時發於慶尚道等處

道畿甸郡縣無處不發國之兵中郎將李禧鄭准

提等上平寇策王大悅以禧為楊廣道安撫使准提

為全羅道安撫使准提與禧上疏凡數十條其略

集倭但發生長海島及自請水戰者令臣等將之

期以五年可清海道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主

民乞罷之准○二十二年左正言尹紹宗以金興  
慶等羣小在王側亂政宦者金師達迎合王意大

興影殿之役草疏欲請去興慶斬師幸罷影殿役  
獻納金允升諫議禹玄寶等托以紹宗在告曠職  
刻去之○王朝太后太后曰影殿壯麗天下罕比  
勞民傷財莫甚焉水旱災害靡不由此請罷其役  
又人臣出從王事入治家產而金興慶等諸子弟  
日夜在宮不得歸家豈不怨王王嘗偏信賊眈不  
聽予言幾至誤國今又若爾何耶宜令子弟輪番  
宿衛且萬幾至繁宵旰勤政猶懼不給今王日中  
而起軍國之務豈無稽滯王宜夙興夜寐親聽國  
政以孝老母王不悅欲辭出后三復言之乃對曰

謹從命太后又問曰何不御妃嬪王曰無如公主

者因泣下太后笑曰死理之常王亦終不免矣何

慍之甚恐為人笑慎勿復然○遣贊成事崔瑩討

濟州平之韓邦彥受命往徵進獻馬于濟州州縣

只趁二百匹○作花園八角殿於泥

覬周植花木○二十三年興安府院君李仁復卒

諡文忠仁復為人正大謹厚以禮自守力學善屬

密啓肫非端人他日必為變請遠之不聽及肫誅

王嘆其先見之明至是患疽垂歿弟仁任勸念佛

對曰吾平生素不○改牟尼奴名曰禍封江寧府

佞佛今豈可自欺院大君追封故宮人韓氏祖考以禍冒稱韓氏出

也○宦者崔萬生幸臣洪倫等弑王前一日萬生侍王如廁密

啓曰益死與洪倫合有身已五月矣王曰明日書

冒陵將殺倫以派口汝知此謀亦不免萬生懼是

夜與倫瑨寬安瑨等謀乘王醉手刃之呼曰賊

外至矣黎明李仁任入見屏障及萬生衣上有某

血痕下萬生獄鞫之百官會于市輟萬生倫斬韓

安權瑒洪寬盧瑄及其諸子並流父兄親黨○金

興慶伏誅初吳獻聞洪倫等謀以告與慶以倫等

及亂作獻具告崔瑩瑩遣獻于興慶貶所對辨與

憂顧獻曰汝尚乳臭吾薦汝先王汝反欲噬我耶

所以報以德也興慶無以對○稷山君白文寶卒

文寶善屬文性端○金義殺大明使蔡斌奔于北元

質直不忌異端○金義殺大明使蔡斌奔于北元

仁任爲宰相恐有問弟之事密遣安師

琦囑義殺斌以滅口仍欲與北元和親

東國史略卷之六

十九

東國牙門 卷之八

辛禍

小字辛尼奴辛曉娶私婢

○辛禍元年大遣

崔源如京師告喪請諡及承襲

玄陵被弑金義榮使國人以通使為

疑實夢周朴作

○北元以玄陵無嗣封瀋王曷孫

脫脫不花為國王

結略出遣使來告

○擢安東府使李寶

林為大司憲後寶林阿仁任意劾林樸為世所少

寶林當宰京山府道間婦人哭聲若有喜者執訊之果與奸夫謀殺夫者也有人誣隣人割我牛舌

隣人不如寶林渴其牛會里人則牛駭走訊之果服云次飲牛里人如令至所訟人則牛駭走訊之果服云次飲牛

禾故斷其手又馬逸食人麥苗不盡麥主將訴之馬主曰我有麥田稔與汝請勿訴麥主許之及

夏麥再苗猶可收馬主曰汝麥亦稔不與麥主實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不反者罰馬主不

及詰之曰彼立我其能及乎寶林曰麥亦然牧而後其及稔乎汝逸馬食麥罪一也乞令不告

罪二也違約不與罪三也亂法之民不可不懲遂杖之以麥歸告者為政嚴明類此至另治以最擢

弄是職

○羅興儒上書請行成日本乃以興儒為通

信使遣之

典儒初至日本國人以為謀者國之我  
國良柔在其國請釋之其國情用佐寄

書云西海亂臣割據四邊觀釁出寇  
我所為富克復後誓天指日禁約海寇

○北元遣

使來李仁任池齋等歡迎之金九容李崇仁鄭道

傳權近等上書都堂曰若迎北使舉國之人皆蒙

亂賊之罪仁任與慶復興不受其書令道傳迎元

使道傳請復興第曰我當斬使首而來不爾則縛

送于明辭頗不遜復興仁任怒乃流道傳于會津

大司成鄭夢周等所上書言迎元使之不可判典

卷之六

二十一

校寺事朴尙衷再上疏極論迎北使棄順從逆拜  
強向弱之非計辭意俱切獻納李詹正言全伯英  
亦上疏糾舉仁任池齋唇齒煽變將然之禍不可  
測請誅之禹仁烈韓理阿仁任意上書以爲諫官  
論宰相非細故也於是下詹伯英于獄使崔瑩齋  
鞠之辭連尙衷及田祿生瑩酷加刑訊並杖流之  
祿生尙衷皆道死又以鄭夢周金九容李崇仁林  
孝先廉廷秀廉興邦朴彤鄭思道李成林尹虎崔  
乙義趙文信等謀害並流之

尙東懷有大志博學善屬文兼通星命

其行已若官必以其道不義以富且貴視之蔑如也○史三曰瑩以其正直自許而反助兇黨嚴

加酷刑賊害忠良觀後日攻○改定都城五部戶

數凡屋間架二十以上為一戶出軍一丁間架小

則或併四五家為一戶史臣曰太社始置六衛衛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上

丁體統相為維持有唐府衛之遺意肅宗志吞女

真日事鍊兵置別武班吏胥商賈僕隸兒緇亦皆

刺武雖得一時之小效已不合於古制矣毅明以

後車政一歸於權茲因无一旅一伍之卒將皆私

家之將兵皆私家之兵及至封疆多事蒼黃調發

括中外文武散職白丁雜色賤隸家僮無間賢愚

皆雁行伍或以屋架多小出丁有差軍政之下

下修一至於此雖欲禦外侮保邦家得乎○下

金義母妻子巡軍獄將殺之憲府言義雖叛逆婦

女何知請勿殺乃沒為尚州官婢○以河允源為

大司憲允源嘗書知非誤斷皇天降罰八字於柱

東國史略卷之六 二十一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六

每赴臺必掛後視事○辛武二年○辛曉妾般若

夜潛入太后宫呼曰我實生主上何母韓氏耶仁

任下般若獄兩府臺諫及耆老會興國寺議辨般

若事竟投般若于臨津般若臨鞫呼曰天若何吾冤此門必類司議許時纔

入門門自類○放僧懶翁于密城郡州時懶翁於楊人頗異之

文殊會中外士女无貧賤爭資布帛果餅施與

翁惠勤○知貢舉政堂文學洪仲宣復以詩賦取

士罷鄉試殿試議者非之○以柳滌為全羅道元

帥河乙沚聞滌來代已輒歸晉州農莊倭乘隙而

至無敢禦者杖流乙沚配河東乙沚無才行且有簋簠之謂賂權貴

得任  
閩寄 ○倭寇扶餘至公州元帥朴仁桂戰死崔瑩

請自往擊之乃與楊廣道元帥崔公哲等擊倭於

鴻山賊隱林中射瑩中口血流淋漓神色自若射

其賊應絃而倒戰益力遂大敗之俘斬殆盡凱還

論功以瑩為鐵原府院君 ○禍始習馳馬放鷹初

雅志于學李仁任池苑林堅 ○葬順敬王后韓氏

于懿陵時韓路自言我韓氏宗人也初韓氏卒

寺松林乃於寺之北岡發燒骨一缸備儀物彩

顯陵之西轎車至十川橋祖奠將撤燒魂後迎及

樞幄并燕儀物惟樞輿求 ○辛禍三年 大始行

北元宣元年號 ○池齋欲娶故大司憲王重貴

妻至其第重貴妻摔其胡批其頰曰寧死從汝乎

遂奔告崔瑩曰齋以妾有華屋故欲有之暴辱於

妾公以清白聞故來告耳齋後與仁任有隙相秉

不平會齋門客結朋黨自謂池門四傑金允升華之元李悅

金承得且議仁任厚接北使停洪武年號之非仁任

聞之以爲誹謗朝政鞠流悅之元承得于清州又

嗾臺諫刻允升明黨於是允升陰與齋謀去仁任

仁任知其狀與慶復興白禍誅齋及允升益謙金謙

子齋遣人斬之元悅承得等于配所○遣前大司成

鄭夢周于日本時朝廷忌夢○始置火燭都監從判

事崔茂宣之言也時元焰燭臣李元與茂宣同里開茂宣竊問其術使家臣數人私習試之寔白于

朝

○慶尙道倭寇大熾守將不能禦乃遣我太

祖與金得齊等往擊之太祖並日而行與賊戰於智異山相距二百許步有一賊背立俯身手扣其臀而無畏以辱之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賊驚懼氣奪卽大破之餘賊狼狽登山臨絕厓露刃垂槩如蝟毛官軍不得上太祖令軍中曰我馬先登則汝等當隨之遂觀地勢拔劍用刃背打馬一躍而上軍士或推或拚而隨之賊墜崖死者大半遂奮擊殲之後又擊倭於海州太破之○

辛禍四年○大鄭夢周還自日本○復行洪武年

號○洪武十五年○殺贊成事楊伯淵洪仲宣于流

所又殺前提學金濤等七人杖流成石磷柳曼殊

等四人  
是宣與李仁任林堅味等同在政房有隙

任堅味等  
歸宜寧田里伯淵通妻弟又姦李仁壽城

大庸妾制職流于陝州崔瑩白禍日伯淵謀害兩

侍中欲伯為相請按治其黨禍命瑩治之辭連仲

宣遣表德麟等殺伯淵仲宣于流所仲宣臨死仰

天誓曰余若無罪枉死天必動威及死天果大雷

電以風又殺壽等籍家梟首濤臨死對獄官曰我  
死不足惜殺一無辜反受其殃獄官皆憾然知其  
冤濤門生進士十餘人隨至門外謾屍有李宗者  
抱屍入川洗血解衣衣之裏以輦綱其頭而縣之  
之再拜而去瑩之斷此獄刑戮過重國人冤之○  
洪武十三年○明德太后洪氏薨  
恭愍王母臨薨請

五百年人君多不聽臣僚所言王稱大義決大  
事必咨復興李仁任崔瑩及相慎勿觸情直

行又君舉必書不可○禍出遊里巷射狗  
自是射

日以為帝城○李仁任林堅味忌侍中慶復興清  
中鷄大幾盡

直托以嗜酒不治事白禍流清州又杖流復興所

善評理薛師德等于外以尹桓為侍中○以崔瑩

兼海道都統使以我太祖為楊廣全羅慶尙道

都巡察使邊安烈等為副皆受其節制倭自鎮浦之攻攻陷

郡縣有倭患未有如此之比故有是命元帥裴克

廉鄭地等擊倭于沙斤乃驛敗績倭焚雲峯縣屯

引月驛聲言將穀馬于光之金城北上中外大震

太祖與安烈等引兵至南原克廉等來謁歡悅咸

曰賊在險不若俟其出與戰 太祖慨然曰興師

敵懷猶恐不見賊今遇賊不擊可乎遂部署諸將

入險與戰大破之太祖入險賊奇銳果突出太祖

倭戰有賊其面應弦而發太祖後三遇塵戰之役又

射禮之中太祖馬中矢而仆易乘又中仆又乘

十五六骨現瑞麗勇無比乘白馬舞樂馳奔所

皆被堅甲无隙可射太祖謂豆蘭曰我身先辛

紀而側其人危瑩之遂躍馬射之正中頂子先辛纓

辛遂落豆蘭便射殺之於太祖自射之又中項子先

奮擊遂大破之川流盡赤獲馬一千○辛禡七年

大百餘匹餘賊七十餘人奔智異山○洪武十年

年 禍乘醉馳馬于龍首山墮馬輿還崔瑩泣諫曰

惠王好色然必以夜不使人見忠肅王好遊然

必以時不使民怨今殿下遊戲無度以致墮馬傷

體臣等備位宰相不能匡救何面目見人禍曰自

今改之○幸禍八年政堂文學鄭公權卒

洪武十五年○禍當馳騁閭里而尚畏忌臺

義用事常懷憤惋○禍嘗馳騁閭里而尚畏忌臺

諫宦豎進說曰臺諫皆上所除如有忤旨替之何

難自是禍益輕臺諫無復忌憚遊戲田獵無虛日

權近屢上疏又與同僚極諫禍醉甚欲射之○胡

拔都嘗虜掠東北面至是來寇端州我太祖以

都指揮使赴東北面時李豆蘭以母喪在青州

北

太祖使人強起之豆蘭乃脫衰服拜器告天

佩弓箭從行爲前鋒先與戰大敗而還太祖尋

至胡拔都着厚鎧三重襲紅褐衣乘黑牝馬橫陣

待之意輕太祖獨拔劍挺身馳出太祖亦單

騎拔劍馳進揮劍相擊交相閃過不能中胡拔都

未及勒馬太祖急迴騎射其背鎧厚箭未深入

復射其馬馬倒而墜太祖又欲射之其麾下大

至共救胡拔都僅以身遁去○

辛酉九年○大遣  
明洪武十六年

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賀聖節且請諡承襲時本

國與朝廷多釁帝怒將加兵于我增定歲貢乃以

五歲貢不如約杖流使臣洪尙載金寶生李子庸

等于遠地至是當遣使賀聖節人皆憚行規避最

後乃擬遣密直副使陳平仲平仲以感獲路林堅

味遂辭疾堅味卽舉夢周禍召面諭對曰君父之

命冰火尙不避无朝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

里除候風淡則餘日僅五十此臣恨也禍日何日就

候風旬安敢○辛福十一年○大代言尹就掌成

道對日安敢○明洪武十八年

雷宿遂行○辛福十一年○大

均試皆取勢家乳臭之童時人譏之以爲粉紅榜

兒童好著粉○鄭夢周與金庾洪尙載周謙等還

紅衣故云

自京師初夢周倍道及節日進表帝嘉之特賜慰

使洪尙載周謙賀千秋使李子庸以海道阻險皆

不及期故帝詰其受命稽緩且鞠弑君殺使之故

竄于大理至是皆放還且許通朝聘○地震聲如陣馬之奔墻屋頽

圯人皆出避松岳西嶺石崩禍曰此地震無乃天

欲陷遼東耶○命贊成事沈德符檢點進獻物于

平壤府禁私挾金銀者押物魏堅犯令斬以徇○

鷄林君李達衷卒

達衷剛直不撓有識鑑當為東北面都巡問使及還我桓祖餞

于野行酒達衷立飲太祖行酒達飲桓祖恠問

之曰此子誠異人非公所及公之家業必此子大

忤訛罷所著詩文大為李齊賢所稱賞○帝遣

張溥段祐等來賜詔周倬額英等來開禍為王又

賜敬孝王諡恭愍於是禍焚黃于大廟致膳于溥  
及倬溥躬迎以受倬方食賣膳者不告置廚而去

倬大怒責以三大不敬

慢天子之命一也忽因王教二也輕祖宗之賜三

也

倬等又求見我國祀典乃書社稷籍田風雲儀

目以示之倬仍加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使並祀之及還禍贐以白金苧布衣服鞍馬不受

曰今身不受寒且不徒行受將焉用但受朝臣贈

行詩覽而嘆曰東方有人矣禍遣曹敏秀河崙禹

玄寶等如京師謝恩○禍調馬于花園謂左右曰

將水青木公文來予將制此馬

時李仁任林聖味廉興邦縱其奴人

有良田率以水青木杖而奪之其主雖有公家文

言故每

○辛福十二年

○禍在李仁任第仁任妻

進大爵禍盡爵戲曰吾一則為孫一則為婢壻今而對飲無乃失禮耶乃冒處容假面作戲以悅之

○韓山府院君李穡掌貢舉以舊例享禍于花園禍以穡為師傳敬重之親執手入欲對榻坐穡固辭禍親牽內廐鞍馬賜之○漆原府院君尹桓卒

桓家巨富嘗乞告歸漆原歲大饑人相食乃桓身財以賑之又取貧民稱貸契卷悉燒之時方久旱忽水湧桓田侵及人田大熱慶作之民稱之不己

○又遣鄭夢周如京師

請蠲減歲貢夢周奏對詳明得除五年未納者及

增定歲貢常數禍喜甚賜衣帶鞍馬○辛禍十三

年二十

定百官冠服一品至九品皆服紗帽圍領其品帶有差主是議者鄭夢周河

皆服之禍與宦者及幸臣獨不服 禍徵六道倡優

陳百戲于東江竭帑藏以供雜戲宰執臺諫不能諫至有作奇技以逢迎者一日禍裸水中馬交羣妓天大雷電以雨○張萬平李致李種德朝京師至遼東帝以本國執政之臣輕薄譎詐難以信憑勅遼東都司不許入聘乃還○倭寇光州執前正金彥卿妻金氏欲污之金罵賊大叫賊殺之并邑縣景德妻安氏李得仁妻李氏亦不污於賊皆死之○辛酉十四年○誅廉興邦林堅味都吉敷

李成林王福海並其族黨先是前密直副使趙胖

以奪田凌辱之故斬興邦奴李光于白州興邦聞之大怒誣胖謀叛收其妻及母仍逮捕胖禍命巡軍官及臺諫典法雜訊胖曰六七貪婪宰相縱奴四方奪人田民戕虐百姓是大賊也今斬李光者爲國家除民賊耳何云謀叛拷掠竟日不服時興邦爲巡軍上萬戶必欲誣服治極慘酷胖罵辱不屈興邦使人亂擊其口左司議金若采以爲不可而止之後數日禍如崔瑩第議胖獄命釋胖及母妻賜醫藥遂誅興邦等及族黨其子孫在襁褓者皆投之江於是置田民辨正都監考覈林廉等

奪占田民又遣使各道捕其家臣惡奴誅之獨赦

李仁任安置京山府

初仁任謀殺國柄援立禮一

和害忠良詩人比之李猛堅味為其腹心放融文

臣請與興邦為婚三姦為一權姦親黨布列兩府

中外多賊無非私人奪人土地龍山絡野奪人奴

婢千百為羣州縣津驛陵寢宮庫之田皆被攘取

皆主逃賊之人歸之如市廉使守令莫敢徵發瑩

與太同力導禍除之瑩獨以仁任右已

子穆不誅只安置流其孽子獄及其弟仁敏仁敏

子穆于王州國人恨其網漏李仁復當惡二弟所

性果速生見斬其族河崙李崇仁亦杖流

以崔

瑩為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侍中李穡判三司事

○禍納崔瑩女為寧妃

禍欲納瑩女瑩不可曰臣

後為鄭承可等所誤竟納之固拒

自李謹妃而下

謹妃

東國史略

卷之六

二十一

卽仁任族琳之女九妃及三翁主皆倡妓供上煩夥倉庫俱

竭預徵三年貢又加橫斂其弊極矣○帝以鐵嶺

迤北本屬于元並令歸之遼東命立鐵嶺衛遣遼

東百戶來告禍稱疾不出迎○崔瑩勸禍攻遼東

李子松力言不可瑩托以堅味黨而殺之子松清人

注意後相聞其死莫不悲歎遂徵八道兵禍與瑩如西海道名

白海州今鳳山郡召太祖始言攻遼之意

太祖條陳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更月興師二不可舉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

可暑雨弓膠解禍不納次平壤以瑩爲八道都統

使曹敏修爲左軍都統使我太祖爲右軍都統

使分諸將屬左右

共三萬八千八百三十號十萬

督令發行停洪

武年號令國人復胡服○左右軍渡鴨祿江屯威  
化島都統使等再請班師禍與瑩皆不聽我太  
祖乃諭諸將以逆順利害遂回軍還渡鴨祿江禍  
聞變與瑩馳還京都諸軍來屯近郊爲書請去瑩  
禍不從欲拒戰太祖領右軍由崇仁門入城與  
左軍犄角而進瑩知勢窮奔還花園不勝憤怒以  
槩洞刺門者乃入與禍在八角殿諸軍毀垣闌入  
郭忠輔等索瑩禍執瑩手泣別太祖謂瑩曰國  
家未寧人民勞困故不得已焉相對而泣遂流瑩

東國史略卷之二十一

于高峯縣諸將更會議移配瑩于合浦後移于放

禍于江華百官奉傳國寶獻于定妃王姬立禍于

昌年九歲我太祖欲立王氏曹敏修念仁任立禍于

前名儒欲籍其言密問於稽稽曰○朴宜中還自

京師帝引見待之有加遂寢鐵嶺立衛之議宜中

裝無一物遼東護送鎮押除顯索布空巾候

帝特厚待顯出曰便宰相而丁吉○倭寇光州判

典校寺事康好文妻文氏被虜不汚賊文氏携二

忽被虜行至夢佛山極樂菴吞石崖高可十餘尺

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汚賊求生不如潔身就死

不死折右臂久而復蘇居三日間賊退乃還鄉里

驚歎不○遣政堂文學僕長壽以禍遜位表如京師

○流曹敏修于昌寧敏修當林廉之誅恐禍及已

志稱私田大司憲趙浚發劫而逐之○以李穡為門下侍

中我太祖守侍中○始復銓選法舊制吏兵部

分掌文武銓注○大司憲趙浚上書請正田制而祖執一三韓首正田制分給臣民百官則視其品

而給之才沒則牧之府兵二十而受六十而還士

大夫受田者有罪則收之國有定制臣民安貴光

宗定貢賦景宗立田柴科及成顯經界愈詳太宗

考餘節用家給人足中葉以降權姦蠹國連事胡

元朝親饋遣國體等事殆无虛日省官達魯花赤

迷占奪民田所在連阡陌繕山野一歲徵租或厚

東國史略卷之六

三十一

以有以爲不足革田柴爲○以洪永通領門下

府事國人皆曰以彼貪婪得免正月之誅今值更  
化之初尙不見斥又位上相眞福人也○改諸道  
按廉使爲都觀察黜陟使賜教書鐵鉞皆用臺諫  
薦復以士人爲縣令監務○鄭地擊倭兵于南原  
大敗之

時倭寇變尙全羅揚廣自伙及夏屠耽州  
郡之時爲三道鄭指揮使擊倭大捷入關

非此戰三道民幾盡矣朴  
歲亦爲元帥擊倭有功○西海道觀察使趙云

乞將行上書其略云國界自西海歷揚廣全羅至  
于慶尙海道幾二千餘里有水中可居之洲曰大  
青小青喬桐江華珍島絕影南海巨濟等二十小  
島不可勝數皆有沃壤魚鹽之利乞於五軍將帥八

道軍官各給虎符金牌至于千戶百戶授以牌面  
仍以大小海島爲其食邑傳諸子孫則不惟將帥  
一身之富貴亦且子孫萬世衣食有餘人人各自  
爲戰戰艦自備兵糧自齎而爲遊兵無時擊之則  
賊不敢窺覲民得以富庶民獲魚鹽之利國無漕  
轉之虞祖宗土地復全於今日矣

云金得豐壤縣人

奇古跌宕魁偉徑情直行不肯隨時俯仰恭穆時  
登第退居尚州露陰山下辛禡朝起授講議大夫  
又退居廣州古垣江村重營板橋沙坪兩院自稱  
院主入本朝授江陵府使尋以病辭歸廣陵別墅  
○遷禍於驪興○改政房爲尚瑞司以我

太祖及李穡文達漢安宗源兼判尚瑞寺事○遣

侍中李穡簽書密直司事李崇仁如京帥賀正請  
王官監國自玄陵之薨帝每徵執政大臣入朝皆  
畏懼不行穡爲相自請行以我太祖威德日盛  
中外歸心恐其未還有變請一子從行太祖以  
太宗爲書狀官從行及還穡曰皇帝中無所主之  
主也○典法及郎舍上疏曰瑩事玄陵定亂興王  
驅僧北鄙却倭寇蕩羣兇以濟生民誠社稷臣也  
然聞於大體決策攻遼復罪天子願斷以大義昌  
從焉命斬之

瑩鐵原人惟清王三孫風姿魁偉

終戒之曰見金如石瑩侃然遣訓不事產業居第  
秋隘服食儉素其視乘肥衣輕者如犬豕然每臨

陣對敵神氣安閒矢石交於前略無懼色戰士却  
一步者悉斬故大小百戰未嘗一敗雖為將相握  
重兵關節不彳世服其清務持大監終身尊重兵  
麾門軍士所識面者不過數十人每赴都堂正色  
直言不少隱凡言斷以已意喜氣立威及其素耗  
整不學无術刑辭色自若死功蓋一國罪滿天丁  
變與攻遠之師尹紹宗謀口死日都人罷市遠近  
世以為名言臨刑辭色自若死日都人罷市遠近  
聞者主於街童巷婦皆為之  
流涕屍在道傍行者下馬

恭讓王神宗七代孫初封定昌府院君我太祖  
與沈德符鄭夢周等定冊立之在位四年

○元年大明洪武二十二年慶尚道元帥朴葦以兵船一百

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廬舍殆盡元帥金宗

衍崔七夕朴子安繼至搜披虜民百餘以還昌賜

黃衣服鞍馬銀錠獎諭之○禮儀司請每月用六

衙日朝叅○諫官吳思忠等劾李崇仁流京山府

權近上書論救亦被流牛峯徒寧海府李穡亦不

自安乞解職歸長湍別業尹紹宗城守仁才高又憾穡譽崇仁而不譽已

多方○放昌于江華立宗室定昌府院君瑤為王

初崔瑩甥金佇潛往黃驪謁禍禍授一劔使遺所善郭忠輔副復位忠輔陽諸奔告我太祖太祖

因少巡軍鞠之辭連邊安烈李琳重文寶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於是遷禍于江陵廢為庶人太

祖與沈德符等○李穡自長湍詣闕賀王召入內

下床而待乃曰平生閒遊不意今日得此也願卿

輔之○誅辛禍辛昌臺諫交章司宰副令尹會宗

亦上疏請罪故也禍妻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也不食十餘日晝夜哭

泣得粒親精春  
供奠時人憐之  
○二年郎舍尹紹宗李詹上疏以

邊安烈欲迎立辛禡流漢陽○立積慶園置祠官

祀四代禮官奏漢光武繼漢舊統別立四親廟於洛陽祀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宋吳宗

以仁宗從兄漢王之子入繼大統司馬光議為人

後者為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

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謂其所生者

為伯叔父母然所生之義至大不可盡絕於私恩

王從  
始置經筵官前此只稱書筵至是始鄭夢

周進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飲食男女

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佛氏之

教則不然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

空寂滅為宗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欲遣僧架英師故多周語及此

○以我太祖八道軍馬置軍營分番更宿廩以

軍資時有強盜劫人於城門外大司憲成石璘

左常侍尹紹宗援引吳元濟遣人殺武元衡之事

以為劫盜之發實由邊安烈輦上疏請罪遣金伯

興就貶所誅之○王御經筵謂侍講官曰予年齒

已暮雖讀聖經恐無益也朴宜中引師曠秉燭之

喻反復陳勸王嘉納晉平公謂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年耄矣對曰

何不秉燭乎公以為戲已怒之對曰臣子安敢戲君幼而尊之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之光老

而好學如秉燭之光秉燭之明孰與昧行公然之○置宮城宿衛府始立

提調提舉

王罷偽朝添設職鄭道傳請議宋大丹館福源宮提調提舉之制別置宮城宿

衛而後高者授提調秩卑者授提舉則政得其正體統嚴矣王從之

○臺諫上疏

請治李穡曹敏修議立辛昌又欲迎還辛禰之罪  
王遣人鞠穡于長湍穡曰回軍議立之際敏修同  
宗親與子昌孰當時敏修以主將領兵且與昌之  
外祖李琳聯族同心穡不敢違以禍立已久當立  
子昌為對無首勸擅立之語去年朝京師禮部尚  
書李原明曰汝家逐父立子天下安有是理王與  
崔瑩皆被拘囚是何義耶予曰崔瑩教王謀犯遼  
陽將軍曹敏修與李太祖舊諱以為不可到義州不

敢發瑩數促之不獲已回兵擊瑩於獄於是王怒  
欲害諸將故太后廢王置于江華去開京二十餘  
里舊都勝地怡養情性無如此地且宰相侍衛儀  
仗器物朝夕膳奉皆如平日何放之有及還謂李  
侍中曰原明之言耳可得聞口不可道驪興地遠  
迎置近地可免放君之名如何但此語而已固  
無迎立之議

稽當語人曰昔晉元帝入繼少統致  
堂胡氏論曰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

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  
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後屬人心舍舊創初  
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  
也今稽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議也○王

欲迎僧粲英為師臺諫伏閣力爭卒不果○金星

貫月王謂鄭道傳曰將有何災道傳曰咎在上國

不關我朝時議非之○王昉趙胖等還自京師啓

曰禮部召臣等曰爾國人有坡平君尹彝彝弟

嘗爲僧犯贓亡中郎將李初者來訴于帝言高麗

李侍中立其姻親王瑤謀動兵馬將犯上國宰相

李穡等以爲不可卽將李穡等十人殺害十人穡及曹敏

修子琳邊安烈權仲和張夏將禹玄寶等九人遠

流九人玄寶及禹仁烈鄭地金宗衍尹其在貶宰

相潛遣我來告天子仍請親王動兵來討乃出彝

初所記穡等姓名示之於是臺諫請鞠彝初之黨

遂下玄寶等于巡軍

有麟仁桂死獄中

逮繫穡等于清州

獄

地枯及琳仁烈仁敏無仁種學貴生

時評理尹虎同觀察使柳珣

方鞠穡等于清州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毀城南

直衝北門城中水深丈餘漂沒官舍民居殆盡獄

官蒼黃攀樹木以免事聞遣判書趙溫放諸囚安

置臺諫復論執不已鄭夢周因追宗之慶請王大

霽鴻恩王命宥穡等任便居住

後鄭道仁還自京師帝言朕既不信

鼻初之證已斷罪流漂水屬世國復何憂疑

○禮成江水赤沸三日王

有憂色申元弼曰安知其不爲祥也人譏其諂○

焚公私田籍于市街火數日不滅○遷都漢陽判

書安瑗力言術士之妄乞還都王從之○三年省  
五軍爲三軍都摠制府以我太祖爲都摠制使  
裴克廉爲中軍摠制使趙浚爲左軍摠制使鄭道  
傳爲右軍摠制使○王欲御經筵宦者金師辛止  
之曰日月多矣一月不講無害於政王從之○置  
各道牧府儒學校授官○中郎將房士良上時務  
十一事一曰崇儉素二曰貴賤服飾有等三曰婚  
姻家勿用綾錦褥衾四曰稅行商以抑末五曰禁  
鍤銅器專用瓷木六曰禁麤布行用錢楮爲貨七  
曰西北萬戶千戶用兩府六曹臺諫之薦八曰禁

潛賣牛馬於他境九曰罷其人之役十曰都城外  
凡墳塚所在禁樵採十一曰往時勲烈之臣枉被  
刑戮如金得培安祐李芳實朴尙衷等追加褒贈  
王深納拜士良刑曹正郎○帝遣宦者韓龍黃禿  
蠻來求馬一萬匹宦者二百人○定喪服制一依

大明之制

唯祖父母妻父母服與親伯叔同无

外人以三歲前遺棄兒冒姓付籍者卽  
同已子其同宗之子以親近繼後者計行其服  
卑官只許行百日喪三年內不許娶婦及安

○前典副正金璵前戶曹判書鄭士倜俱上書

請重營佛寺加給田丁以興釋教於是成均生員  
朴碗等上疏極斥佛法以抵崇奉之非且論金璵

倭佛媚王之罪請輟諸都市示以萬世王大怒等

將上疏生員徐復禮不署名博士金貂等嘆而

點之司藝柳伯淳止礎等不得言於知申事成石

瑛曰礎等疏請勿納礎等義將不受業犬司成金

子粹等惡其無禮且怒紹等不告擅黜生使囚紹

等宋太召復禮還入學天子粹赴衛紹等不迎

子粹上箋辭不允下紹等于巡軍將欲殺之而不

將非名王代言李章毀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不逮

佛去今召斥之是彼毀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不逮

無窮王然之兵曹佐郎鄭樞

上其詞被得免只答四十

請誅李穡玄禹寶臺諫亦交章請治穡玄寶種學  
等罪乃流穡于咸昌玄寶于鐵原種學于遠地時  
司藝柳伯淳與順寧君聘相語曰今儒者鄭道傳  
謀弄國柄儻有毅宗朝廷之亂吾等恐陷其禍臺

諫刑曹聞之執伯淳等訊之流于外○三道水軍  
都體察使王康請開尊堤渠以通漕運詔發楊廣  
道丁夫浚之不克○都評議使司上書以爲銀銅  
本非國產錢瓶之貨卒難復行宜令有司叅酌古  
今倣會子寶鈔之法置高麗通行楮貨印造流布  
與五綜布相兼行以資國用事竟不行○省憲刑  
曹上疏曰道傳濫居功臣之列內懷奸惡外施忠  
直染汚國政請加其罪王放歸其鄉奉化縣○省  
憲刑曹論列立子昌迎辛禍及宗衍

光是西京千戶尹龜澤來

告我太祖曰金宗衍趙裕等與沈德符等十二人謀作亂欲害侍中於是獄大起綏裕捕宗衍斬

之流俗  
于外  
彝初益富之黨以聞王召鄭夢周等議夢

周曰敏修昌之近親欲立昌者敏修之志當是之時  
穡雖欲立宗室敏修之志其可奪乎則穡之罪  
應未減矣王然之命籍敏修安烈家李乙珍按律  
斷罪池勇奇朴可興仍舊付處禹仁烈王安德朴  
歲外方從便餘皆京外從便夢周啓王著令曰今  
後復有論劾者以誣告論○判開城府事鄭地卒

諡景烈地少有大志姿冠偉性寬厚爲將好言

建保南州不厭言必誓天辭旨慷慨竟以○召還

李穡李崇仁○四年憲府劾柳曼殊不待母奉養

奪諸弟民田請治其罪不聽再論之只削上護軍

職○世子奭還自京師太祖出迎于黃州遂畋

于海州墜馬病篤王連遣中使問候獨鄭夢周聞

之有喜色○諫官金震陽李擴李來來存李敢權

弘等上疏曰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

謀去本主織成萋裴之罪連坐衆多之人寶族人

金戩嘗爲僧私其奴樹伊妻生一女密加護浚亦

以嫁士人禹愛延生女適鄭云敬生道傳於一二卿相間偶起嫌讎與道傳同心賣弄權勢

誘脅諸人間在等爲扇亂之羽翼紹宗璞等爲造

言之喉舌唱和而起廣張罪網施刑於不可刑之

人求罪於本無罪之地衆心危懼咸怨咨嗟請令  
攸司收浚等職牒功券而明正其刑亦於道傳貶  
所置典刑以鑑後疏畱中不下於是震陽等伏閭  
更請王召鄭夢周等議乃流浚閭紹宗在事放于  
遠地震陽等使人執道傳于奉化四浦州卽今眞寶縣  
憲府又論吳思忠罪與紹宗同請並流之鄭夢  
周忌我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知道傳浚閭  
等有推戴之心欲乘墜馬病篤圖之令臺諫劾道  
傳浚閭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太  
祖太宗與李濟等議於麾下士乃謀去夢周卞

仲良

桂太兄元

洩謀於夢周夢周詣

太祖邸欲

觀變及還

太宗遣趙英珪等留於路擊殺之籍

其家

夢局迎日縣人爲人豪邁絕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精研性理之學有所得讀說發

起超出人意見爲我太祖所器重屢加薦引同升爲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事決大疑

不動聲色而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多所張設時稱王佐之才時俗不行三年喪夢周獨廬墓三年始

令士庶做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又內建五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學術如立義倉設冰站皆其

畫也所著詩文豪放峻潔流震陽李擴李來李敢權弘鄭熙金

畝徐甄李作李申于遠地放穡于韓州

今韓山穡貫鄉也

王使謂穡曰兩江之外惟卿所適穡憮然曰臣顧

無田宅果安歸乎遂貶衿州尋徙驪興

穡天資明敏博覽羣

書為詩文操紙立就略無礙滯勉進後學以興起  
斯文為已任學者皆仰慕掌國文翰數十年屢見  
稱中國平生無疾言遠色不露圭角不治生產雖  
至屢空不以為意與鄭夢周同心終始不變三節

又廢崇仁趙瑚種學種善二入皆震陽擴為庶人

崇仁天資英銳文辭典雅稽每歎賞曰此子文  
求之中國不多得也帝每覽所撰表曰未辭誠切

中原士大夫觀其著述莫不嘆服司憲府又上疏論贊趙浚忠功

極陳夢周之罪請流餘黨俛長壽李茂李彬金履

安魯生崔剛金贍于遠地後臺諫又極論震楊罪

杖流遠方尋卒震陽慶州人清直慷慨○沈德符

裴克廉等請罷諸道觀察使復按廉使罷節制使

經歷都事復掌務錄事且罷新定監務諸驛丞儒

學教授官資贍賭貨庫人物惟刷都監東西遞運  
所水站及戶口成籍牛馬烙印州郡鄉社里長等  
法又令各司凡受稟事皆令直報都堂勿隸六曹  
○召還趙浚鄭道傳南閭○都評議使司執宗親  
南平君和等六人及禹玄寶五父子安翊金南得  
崔乙義王承貴都興安瑗柳廷顯許應朴興澤安  
俊申元弼崔咸流于遠地使經歷張志和啓王曰  
玄寶等屢干罪犯更欲謀亂禍機甚迫未及啓聞  
已將分配于外○以趙浚爲京畿左右道節制使  
南閭爲慶尙道節制使各道皆如之使掌其道戎

馬且以浚判三司事鄭道傳爲奉化郡忠義君趙  
胖知密直司事我 恭靖王爲三司右使南閭同  
知密直司事權仲和商議贊成事尹虎成石璘爲  
贊成事李仁敏判開城府事慶儀鄭熙啓爲門下  
評理金士衡爲三司左司尹師德判密直事金用  
超金乙貴李疑金細並爲密直副使李行爲藝文  
館提學○王召我 太宗及司藝趙庸曰予將與  
李侍中同盟卿聽 侍中言草盟書來豈無故事  
庸言列國同盟則古有之矣君與臣盟則無經籍  
可據王曰第草之庸言於我 太祖退草以進○

王遜于原州尋移杆城郡降封恭讓君後三年甲戌薨于三陟府追封恭讓王高麗亡歷數歸于

眞主

壬申年即位

右高麗太祖以後梁末帝貞明四年戊寅即位  
都松岳郡至恭讓王四年壬申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五年而亡合三十二王共四百七十五年

東國史略卷之六

海東之有國久矣自檀箕羅麗文獻系乘彪炳蒼  
蔚往往史氏之作指不勝摟而詳或俚雜略患掛  
漏且世之學者失之驚遠昧於東史余每以是病  
之時道園金相公不以不佞辟致政府常於剖決  
之暇拳拳語及於此非以是職之掌編史寔公憂  
世之意周且切也適郎寮龍田崔基鉉甫袖示一  
部遺史序次畢備繁簡適宜上下數千載瞭如指  
掌讀未旣不覺恍然神會仍付之剞劂書凡六編  
是役也龍田之力爲多而金相公實始之余不敢  
筆削於其間將以俟後世之良史氏云爾

了校改却本未面目  
我

夏國史記

開國五百四年乙未梧秋高靈朴永斗識

